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58
冊數	16 (6)	
函號	別	2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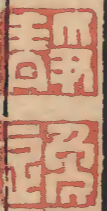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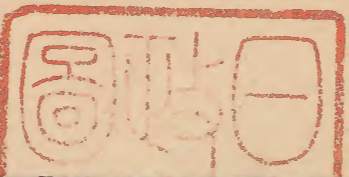
西山先生直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六

對越乙葉

表牋

賀天基聖節表

月旅孟陬允協書王之始星流華渚有關毓 聖之
期 九廟尊安八荒凱懌恭惟 皇帝陛下道由生
稟性本夙成河清社鳴應天地昇平之會龍行虎步
有 祖宗英武之姿祥紀商禡慶繇周曆臣頃綴六
卿之列今陪萬壽之祠虎拜萬年莫預簪紳之武堯
封三祝第慶鄉人之修



又

伏以光流華渚次王春五日之期名玷清廟上天子
萬年之壽欣同薄海共贊昌辰臣其實歡實抃頓首
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濬哲文明劄健中正日新君
德已銷外侮之虞天廣聖圖行撫中興之運宜用休
於中命衍過曆於卜年臣身也恭和心誠繼 闕在
阿在繁澗方賡衛國之詩使壽使多男請事封人之
祝

賀皇太后慶壽表

伏以奉冊東朝已霈下天之澤稱觴南面今開
之祥共贊興齡疇非戴后臣其實歡實抃頓首頓首
恭惟 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陛下宅心澹泊體道
希夷好黃老之言已躋民於仁壽稟姜任之懿每養
志於慈明掩前聞而有光與上古而不老臣遙班通
列近竊真祠金母長生宜永享慈闈之奉玉卮為壽
願益僧少廣之年

復官謝皇帝表

瞽言觸憲宜坐錮於終身慶澤流微廼悉還於故物
幸逾始望恩出更生臣其實惶實懼頓首頓首伏念
臣昔綴周行嘗滂內直花輓畫景久承 寧考之恩

蒼梧莫雲忽灑茂陵之血屬際飛龍之運首膺馳駟
之招念非忘身何以報國欲勉圖初政之助庶弗辱
先皇之知而臣學泥古陳識非時變無袁盎之忼慨
有汲黯之慙愚 聖君非不受言臣自竦於開導國
人皆稱有罪 上獨示於矜容弗貶潮陽之八千僅
奪駢邑之三百出畫如孟子肯懷悻悻之私在畝若
劉生徒抱惓惓之意雖欲磨鉛而自效終虞復玷之
孔艱遽放紫誥之新畫澡丹書之舊袂仍元士班毗
邇臣間館珍臺媿苟媮於廩祿鈞天廣樂恍如侍於
威顏人皆謂禁臣獨知懼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聰

明天縱聖敬日躋方東朝丕衍於修齡而南面躬修
於曠典道可民以孝既洽四海之驩與物為春恩賦一
隅之泣釋羈魂於幽安返逐客於因山爰及頡蒙亦
叨牽復臣敢不淬磨宿志湔滌曩愆大馬之養無施
惟篤愛君之義江湖之身雖遠敢忘存闕之心

謝皇太后表

東朝奉土稱元日之上儀北闕揚綸肆敷天之大書
不遺簪履之舊載放命數之新七年之疇一日而復
臣某實惶實懼頓首頓首欽惟我 宋之極治世有
大母之慈謨 元祐人材賴宣仁之培植 紹興國

論繇 聖獻之開明用能躋登太平光復舊物不圖
至此寔親見之臣曩際龍飛首饗駟召念昔受知於
寧考未酬罔極之恩迺今獲事於 嗣皇當守勿欺
之節冀殫塵露少答乾坤訖當五窮自貽三黜匪曲
垂於宏覆將坐錮於終身茲蓋恭遇 壽明慈獻皇
太后陛下巍然前古之姜任允矣深宮之堯舜自
嘉定更張之後翼鴻化者二十春迨初元擁立以來
衍皇圖於千萬世諒當 聖子鷄鳴之間必及 先
皇燕翼之謀以信順收天人之心以忠厚壽國家之
祿既竣盛典遂布寬條臣等皆得以生還羈縻

其旅殯凡被 公朝之厚澤悉由 慈極之主仁而
臣竊祿有慚報恩無所願欲長樂之德與日月以並
垂更祝少廣之年後天地而不老

再知泉州謝表

奉祠居里每勤北極之瞻進職守藩復忝南州之寄
甫臨舊服恪布寬條臣某中謝臣聞天道至仁風霆
無竟日之怒聖君大度山林鮮終弃之材韓安國起
於徒中柳宗元用於貶所皆為長吏蓋值明時徵臣
之漢唐二子之能 陛下守 祖宗萬年之法昨者
金華之入侍溫然玉色之下詢局嘗因諫以罪人白

魏格君之亡術方稱彈文上獨亮狄山之愚迨霈宥
一頌盡洗元成之玷何畱於議罰而樂於用恩庸具
九重之本心不忍一青而弃物既班次對又秩殊庭
沒齒飯疏夫亦奚憾建牙作屏則匪所期敢圖朱轡
皂蓋之華仍泣紫帽清源之境念昔先帝付臣此
州玩愒三年不聞善最侵尋半世復見遺民屬當公
私凋弊之餘不勝上下煎熬之急七邑而二為煨燼
千室而九之蓋藏禁旅雲屯軍餉每難於宿飽宗藩
日茂俸緡半出於鑿空自自迂踈若為經理茲蓋恭
遇皇帝陛下道心淵靜德性昭融不以諛說為貴

君故略臣疇昔嬰鱗之譴不以聚斂為體國故取臣
平時求牧之長畀以舊封責其來效臣昔猶將母今
獨携孳祿弗逮於養親志唯顛於報上拊摩瘡痍冀
邦人生意之復還培溉本根為聖朝元氣之一助

謝職名表

南服承流謬玷一麾之舊西清充職躡陞三等之華
恪奉絲綸增輝符竹臣其中謝伏念臣猥繇陋學蚤
侍末光禹訓至明嘗疏榮於帥閫克文有煥復假寵
於祠官未酬天地之恩自速雷震之譴甫叨牽復旋
被甄升名聯唐次對之班地重古諸侯之寄維神

祖十九年之制作垂矣圖千萬祀之憲章邃閣秘藏
求儷羲娥之照名儒典領儼分鷄鷺之行迺容孤外
之遠臣而參廣內之近列僥逾已甚負任實難茲蓋
恭遇 皇帝陛下德與日新仁同天覆雖萬里皆如
畿甸均在撫綏苟一夫或泣堂隅為之慘怛肆命從
臣而作牧度推德意以及人臣敢不欽奉使令勉思
殫竭為中郎於禁闥固所志之愛君安赤子於海瀕
是亦臣之報國

知福州謝表

公道天開際攬權之始全閩地重首切分圖之除

顯服龍光私憂文缺負中謝伏念臣孤忠自信獨立無
朋 先帝輟諸玉堂之廬俾司漕計陛下滌其丹書
之籍旋付藩條 兩朝二紀之遭逢一節四麾之赫
奕重臨郡寄僅閱歲暮冰檠自將粗謹酌泉之誓繭
絲是戒少寬竭澤之嗟方生意之燙還眠初心而猶
慙幸值陰霾之披豁恍瞻麗景之昭融獲於茲辰與
在親擢西廂職峻南服任隆侯度未修豈堪牧伯之
命里門在望實均父母之邦當上下通泰之期布
朝廷寬大之令慨屬部瘡痍之未復考比年俶擾之
所由政苟安恬寧有駭與之馬其無侵枉誰為游釜

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猶宿疾甫瘳之後正真元
當養之時躬為列郡之準程大作斯民之保障廼
所職祗媿非材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健配乾行明
符晉出培下萬年立國之本一用寬仁掃數十載徂
利之風大興廉耻臣欽承 詔旨思體 聖情志或
得行詎有禁闕淮陽之間職當自勵願惟穎川渤海
之帥

謝除戶部尚書表

十連竊寵媿藩閫之罔功一禮遙歸叨地官之進長
班躡陪於踐斗懼采重於履冰中謝伏念臣素守朴

忠濫膺廼簡曩被初元之召首躋邇服之榮自退屏
於山林寢遯違於軒陛憂時之髮益白帳去國之十
年戀闕之心如丹敢忘君於一飯屬蒙起廢再玷承
流阜蓋分符輶復既還於舊物青冥授鉞繡行仍喬
於故鄉曾坐席之未温忽賜環之已及方躬攬宏開
於公道而彙征必萃於群賢敢圖孤跡之漂流亦辱
清朝之記錄且民部周司徒之任豈惟稽戶口於版
圖顧尚書古納言之官蓋實專喉舌之樞要誤拜演
綸之渥胃陞曳履之華退省駑疲曷勝蝨負茲蓋恭
遇 皇帝陛下乾剛天健蓄懿日新親度政以厲精

大明黜陟臨百官而昭德洞別忠邪念臣嘗參紫橐
之聯知臣粗厲素絲之節輟還近綴俾侍清光臣敢
不期稱隆私勉堅初志生財有道雖慚源流本未之
知事君勿欺願竭獻納論思之報

進大學衍義表

伏以汗竹雖塵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蒙天語
之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中謝惟大
學設八條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
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見修己為
復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六二

追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
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迺
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
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
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豪雖共覓雜進
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不重菲薄欲效編摩遽
惟三至之謔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因極意
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憊憊於報上藩牆皆置筆幾
矻矻以窮年首剏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
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

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无極形容載瞻海
嶽之崇深期效消埃之裨補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
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適隆於成
后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切磋琢磨
而篤於自脩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
理期貫於精粗適粹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魚鼈
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

宣召口宣

有勅學士之官久不真拜嘉卿閎雅召至翰林虛
席以延亟其祗命

謝宣召入院表

十三

來從南服未宣民版之勞召真北扉猥被宸綸之寵
光生里巷榮動簪紳竊觀列聖之用人惟待詞臣而
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
忤指而暫間終必棄瑕而復用脩除翰苑在環滁出
守之餘軼侍禁廷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
其文老涉憂患則其慮長乃登邃巖以備顧問如臣
者才華弗競慙拙自將掌 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慙
越俎迨 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牆以驅馳州縣
之類且廢放山林之久見聞寢少藝業益荒結茅屋

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
首之重来誤辱清衷之妙簡獲玷久虛之選幾成三
入之榮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肆筆成文解絃更化
志孚群聽欲下山東之書念在邊陲或訪河西之事
必有端良之彥以充供奉之班奚取臣愚俾承人之
臣敢不益堅晚節思荅隆知賜宮錦而嘉草詔之能
雖非敢望即金鏡而擡任賢之要則所自期

謝除翰林學士表

天子重儒臣方恢文治翰林通華蓋遽冒恩光燕陪
勸誦之聯曷副掄材之意 幸謝 瞻唐室之崇不內今

疏私人惟 聖朝之得臣修名真學士豈獨文章
五季之陋抑亦論諫首四賢之稱凡厥封囊且陳時
病至於舉筆猶寓忠規懷哉若人允矣名世伏念臣
愛君有素典誥非長曩自中祕書久攝承明之直晚
繇太常伯躡升供奉之班伏觀內史錫命之詞顯舉
至和得賢之美顧改元更始雖歲月之略同而為官
擇人則材能之夙異一字之褒太寵千鈞之重難勝
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寅畏克對於天心恭儉一如
於 仁祖砥平諸夏式圖大競之勲畦種群賢將備
無窮之用故雖庸瑣亦汗凝嚴臣敢不刻意斯文勉

肩所職變絺章繪句之習豈薄技之能堪以救時行道為賢尚前猷之可仰

謝賜衣帶鞍馬表

翰院詞林方對渙恩之渥尚方天廐更驚晉錫之蕃際遇何功服乘有耀中謝伏念臣少無緣飾老益虺隤衣敝緼袍莫無慙於季路御款段馬竊自慕於少游豈圖承乏於鑾坡猥獲分珍於玉陛鵬錦之紋煥爛申以七環龍媒之骨權竒華之六轡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服惟命德爵以馭臣念其滂清切之班故俾冒輕肥之寵舜裳五色慚微裨補之能燕駿千金

願廣招徠之意

請免

辭免知福州安撫奏狀

伏以視邦選侯無越帥藩之重臨入涖政莫如鄉部之難兼此寵榮惕焉震懼伏念臣材非敏銳學最空疎兩朝千載之逢荐洿華顯一節四麾之寄茂著勞能自撫舊邦偶承極弊邑有積年之豫借州無旬日之宿儲重以公姓寔蕃廩祿弗繼內循薄技既初亡鞭笞之長俯眊窮眊寧忍用箕歛之術輒效求芻之義冒干行葦之仁天憫皇宗歲頒僧祿獲少寬於憂

憲方勉竭於撫摩粗銷田里之歎愁即丐山林之間
散未能底績遽已饗恩陞近職於文謨付中權於閩
服顧慙譎陋曷稱褒遷不稼取禾雖追公言之誚維
桑與梓更虞本道之嫌敢瀝忱辭冀回渙渥

辭免除權戶部尚書狀

文昌在從列為最高版曹於國計為甚重自仲由之
材聖門僅許以治千乘之賦况如臣之不肖而使攝
大司徒之職治天下之賦其為不稱亦已明矣伏乞
臣曩負乖愆衆所指目保全覆燾盡出聖君之明

臣曩負乖愆衆所指目保全覆燾盡出聖君之明

闕感激恩光磨礱朽鈍每思興悠久之利不敢徇苟
且之謀竊願 朝廷假以歲月庶幾斯人受一分之
賜少寬九重不忘遠之憂區區寸忱可以對越實無
一念別覬寵榮豈圖到官俶爾四月絲綸之命忽降
自天仰惟 陛下更化以來大明黜陟英髦濟濟聚
在闕庭臣於是時豈不願親近日月之光筵跡鶴鴻
之列而自量蹇劣莫副選掄冒昧而前必致顛踣伏
望 聖慈俯照忱悃收回渙汗用稔師言

再辭免戶部尚書狀

需章有請渙汗未回讀溫詔之丁寧重微衷之感激

伏念臣雖乏通明之識粗知去就之宜昔政在私門
固合進難而退易今權歸公室所當朝召而暮行矧
惟去國之十年常切愛君之一念每愁無路可輸畎
畝之忠詎意逢辰重瞻天日之表身未離於閩嶠心
已驚於闕庭盡即敬承敢云固避惟是天臺高選地
官劇曹位在納言難踵夔龍之武職專治賦媿亡晏
巽之才僭瀆 睿聰冀還 宸渥或改司於明局或
仍綴於舊班庶幾上無濫予之嫌器名增重一免僥
逾之媿廉耻獲全臣已於六月一日起離福州迤邐
赴關外所有權戶部尚書恩命合伸懇免降詔不允

朕自承大統倏踰十年謂藩閩之間雖以任師帥
為急而朝著之內尤以得賢傑為先宜有千人之
英來預六聯之長卿忠忱許國讜論昌時兒童知
其姓名縉紳聞其出處每深簡記茲甫召除近臣
盡規蓋有關於君德司徒掌教夫豈為於民財式
副詳延寧容辭避其祗前席之意毋徇循牆之譙
所辭宜不允

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狀

恭聆二命有惕十衷竊惟禁林置寓直以來學士拜
真除者少繇 慶元迄 嘉定之末歲殆幾三紀之

真西山文集卷之六
間考伯壽至樓鑰之舊題不過四人而已睿明繼作
選用益嚴由其任職之難是以虛席之久文章爾雅
必有先秦西漢之風德望老成乃稱北扉東閣之選
伏念臣譎焉孤學藐爾下材昨事 先皇獲濟內命
既未試於民事遂積困於吏氛司空城旦之書幾於
習熟翰林子墨之作久矣廢忘故游用於初元竟年
辭而得請於赫聖神之斷丕昭號令之新宜屬鉅儒
俾當鴻筆度海內讀懇切丁寧之詔知 聖上有憂
勤惻怛之心自顧如臣則非其任三十二而攝直已
愧能言五十七而為真教尸誤寵迺若侍經之職尤
高勸誦之班既已試之 豈重來之可勉仰蘄宸
指併寢恩綸綸福之私凌兢以俟所有恩命未敢祇
受降詔不允

卿負一世重望前去國也士論共惜今還朝也民
言交慶其何修得此於天下哉直以愛君志念懼
切論議侃侃一出于三耳然則代予言以詔四方
舉堯舜之道以言上之職正卿任也而得辭乎况
國人所期庶意既屬有不止此者卿三不客避也
再辭免狀

北扉建長西學待言儒者均謂至榮而 聖朝

之所謹選其尤駑者嘗非敢當也臣頃在初元嘗陪
經幄未殫忠益已困言政當出盡之時不勝戀闕
之念乃今何幸復近威儀此區區愚臣報效之秋也
其敢以不肖自解惟是學士之官在本朝為甚重近
世多虛而不除顧以何人得以充數伏觀 朝廷更
張以來兩制之任必惟其人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始
數十年之所未有臣以空疎之學骫骳之文一旦躡
而為之長得無愧乎用是踈蹶不安頃至再塵天聽
伏望 聖慈將臣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特賜
優免改畀名流所有侍讀職事臣不敢游其控免

辭免兼修史狀

十一月末

恭聆明詔有惕于中嘗聞先儒曾鞏有言以為唐虞
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為二典者不獨記其事迹併
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當時執簡操筆者亦皆聖
人之徒也恭惟中興 三聖揖遜相承無媿堯舜豐
功大業震耀古今必有名世之士知聖人之意者然
後能揚洪烈彰緝熙上媿典謨之盛如臣者才識非
長問學最淺昨在初元嘗與筆削莫措一辭今復河
為再叨妙選况臺蜀之耆儒家擅史學承命修纂允
謂得人豈容未至躡處其上用敢頓首以請伏望

皇慈收回渙渥顛命者儒總領厥事庶幾鉅典不日
崇成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降詔不允

卿引鞏語既知史之難其言皇家世又知史之長
則卿史學深矣茲朕所以命卿也惟我建炎中興
迨今百有餘載高廟一朝大典猶未迄奏朕心
忸焉寤寐不置比喜得真今復詔卿蓋與先朝
分命修初以作唐史同意欲趣于成耳其相與舉
綱撮要共裁衆工使汗青有期畱信無極以稱朕
章明祖烈之志則予汝嘉仲叔之間何足為遜所
辭宜不允

卷第十六終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七

對越乙藁

舉刺

申南安知縣梁三聘劄

證對某去歲蒙恩再守泉州是時已聞本郡年來民
窮財匱大非昔比意謂此特未知節用之方而已曩
自江東移守之時郡計亦自甚匱多方撙節甫及年
歲遂可支吾今者不過力守前規必無不可及到官
數月推尋顛末乃知昔年之患在枝葉而今日之病
在根本夫一郡有一郡之財賦一歲有一歲之財賦

量入為出豈不可為而今之泉州乃真不可為者蓋
由根本成伐之幾盡生意蕭索而無餘故雖極意撙
節而未能救也根本之壞其事多端其不敢悉以瀆
朝聽姑舉豫借一事言之蓋自十數年來諸邑令宰
多非其人產錢失陷而不知考覈版籍散亂而不知
整頓鈔書積壓而未嘗勾銷姦吏豪民相為欺隱於
是常賦之入大虧而預借之弊始出二三大縣大抵
皆然而南安尤甚緣其中間屢不得人或以他官攝
事故其積弊日以寢深而通直即梁三聘適承其後
儻其人稍有材力到官之後於前三者用力整頓亦

不至弊壞若是之極而因循廢放遂以預借為當
紹定四年已借至今年而五年已借至來年矣自某
之來不得禁止而三聘乃謂預借者縣之所仰
以送州者也州既我禁矣使我何所從出於是自今
年正月至于五月一錢不復上州某既為黥竄縣吏
之尤姦蠹者數人以其家貲代版帳一月而自餘月
分仍前不輸截日終拖下版帳錢上供銀錢大禮錢
共一萬五千貫有奇本州即目困於宗子之廩給無
所擘劃而又湏為人戶理豁預借錢為本縣代出上
供大禮銀錢又將何所措辦某夷攷其人本無會集

之行深欲保全之每諭以振刷精神興起廢壞而其材力終不可強漢人有換縣而治者亦欲倣而行之又適無可換之人不免委惠安簿吳子良往助其鉤考而事權不專猝未見效顧念南安為泉壯邑獄訟財賦倍於他縣三聘在官非惟財賦不辦獄訟亦多不理又其到任甫一考有半來日尚長深恐邑事日甚一日至於不可扶持而後已三聘亦自揆其材不足以振起彫弊數欲自為去就用敢冒昧申陳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亟降指揮令三聘赴部別行注授而選擇賢能之宰整頓此邑磨以歲月庶幾漫還舊觀

乞賜指揮施行申聞事

小貼子某聞下任已自差人亦非材士偏郡守臣不敢輟易申辟竊見奉議郎新除南劍州尤溪縣徐鹿卿材識不凡疆毅有立欲乞堂差改知南安縣事則本邑庶有興起之望其已差下人乞送部

別行注授伏候指揮

十月十日奉

聖旨依梁三聘與祠祿徐鹿卿差知泉州

南安縣填見關

奏伸雪葉莫誣枉乞加錄用狀

臣恭覩 皇帝陛下躬親大政以來開衆正杜群枉進君子退小人積年蒙蔽之餘一旦豁然天日澄霽

公直學文集卷之十七
至於踈遠小臣行治有聞者多預召擢誣枉斥廢者亦被洗湔公道昭明衆志用勸今有人爲嘗捐軀命委家族爲一方翦除兇叛而扼於諛口困躓弗伸者殆將十年其事實關於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嘉定之末竇臯湖湘所部武岡軍守臣司馬遵不善撫循致激戎伍之變臣以本軍簽書判官廳公事其莫寬和得衆委以攝郡密授方略俾爲之圖莫能外示函容而陰設規畫不數旬間誅斬兇渠闔郡底定臣即奏于 朝蒙恩特進三秩就陞通判以獎其忠勞既又改倅江陵欲付以事任而司馬遵者閒廢頗久

志圖復用撰造誣罔之辭以欺言路言者適其鄉曲不暇審詳遽行彈奏削秩免官其後辟倅汀州又以劾免今按其所論大要有三曰脅長吏而奪之印也曰諭賊黨以逐郡守也曰掩諸卒禽賊之功以爲己有也臣身與其事謹爲條析而辨明之司馬遵當叛卒囂譁之初皇恐失措以疾爲辭牒送印記又以手帖懇囑叮嚀郡之官僚亦合辭致請時事變叵測人情憂危莫不獲已出任撫定之責而數申諸司求免攝郡臣爲檄永州通判魏泌前往究實欲以代之泌至武岡而永守適以論罷有旨令交與次官泌既亟

歸零陵臣遂復以付莫迄能顯立功效不負委令然其本心蓋求免而不獲非欲攝以規利也文移具在一一可覆而謂莫迫而奪之印可乎其誣一也臣既効遵于朝又慮其久留埃命萬一不測或生他虞則賊之兇燄又將愈熾一境生靈皆有魚肉之憂不獲已令遵先次離任而嚴督巡尉護出數程戒諭卒徒毋得凌犯遵於枕蛟藉虎之時得自拔以去盡室獲全莫之保護不為無力而謂諭賊黨以逐之可乎其誣二也臣聞變之後與莫書問往來輒為隱語使用以賊攻賊之策時諸營千餘人悉已從賊而莫能

於中擇可仗者數人出臣所下賞榜文帖密以示之諭以禍福結以恩信然後陳喜李成等踴躍效命非莫發縱指示雖百陳喜安能成功其間當賞之人皆莫保明申上未幾命下補承信校尉者四人莫於諸卒亦無負矣而謂掩其功以為已有可乎其誣三也方是時叛卒恣橫求得欲從諸郡之兵爭相慕倣有瞋目語難之態而邵州之勢尤急臣繆尸帥事日夕軫憂幸莫功成聞者惕息憂端頓弭軍律用張臣之薦辭謂其事雖止一方其利實及一路蓋以此也而遵不思由已以致變乃反嫁罪而誣人使莫以慈祥

豈弟之資而被凶險傾邪之目詆誣至此可謂欺天
言者未必有心遵實織成其罪莫既鐫斥遵遂得祠
懲勸易施重為可歎臣平居念此每為拂膺今者天
啓 聖明宏開公道而臣猥以不肖受任全閩莫之
本貫在臣治所祠廩之給又在本州議幕虛負委令
承攝亦能多所裨益似此人材豈宜久棄且昔嘗賴
之以免責今可不為之訟寃事之本末不敢悉塵天
聽已備錄申尚書省外莫以儒科入仕治邑有稱兩
任通判共歷二考八月有奇今以朝請大夫主管建
昌軍仙都觀資歷已深治行無闕伏望 聖慈念其

稱身弭亂之功憫其遭誣家食之久優加錄用使天
下之士知能為國宣力者雖見枉於一時終獲伸於
異日其於勸厲實非小補須至奏聞者得 旨以莫
知贛州

福州舉自代狀

朝奉郎前知荆門軍張元簡有博綜古今之學有兼
資文武之材負抱卓然器能偉甚論思獻納固所優
為牧御撫循亦嘗小試陳義而去有蘊未施臣實不
如舉以自代

應詔薦士狀

朝奉大夫湖南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趙希稷忠信篤實寬厚和平臣昨帥長沙實掌書記公廉一節勤瘁百為若建社倉若行稅酒寬省租賦字養惇嫠惠利稍及於斯民希稷多為之贊畫其後帥臣余嵘因而委任降鄱縣之寇築茶陵之城績效著明公論推予朝散郎主管西外睦宗院鄭逢辰生於貴介之族不為居養所移好學自修親師取友志尚不苟材識亦優屢任宗官安恬不競臣令暫攝機幕裨贊頗多條醜政之便宜革其苛擾講舟師之利病為之扞防詳其器能實為通用二人者若蒙朝廷以叙進擢

付之麾節必有可觀朝散郎通判漳州錢相才力敏強識見開豁辦治之長著於宰邑閔決之助見於佐州履正奉公乃其素守剴煩破劇實所優為儻膺臨遣之榮必有澄清之效

除戶書舉自代狀

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張嗣古蚤中甲科嘗參柱史當侂冑秉權之際既弗詭隨迨彌遠顓政以來又甘退屏積三十年之處外微六七考之在官深明去就之宜允迪安恬之節况其材猷宏達學問精深儻獲與於從班端有裨於國論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除翰林學士舉自代狀

宗正少卿兼權直學士院趙汝談蚤以宗英徧親名輩深醇之學厥有淵源雅健之文自出機軸確乎不拔之操卓爾不群之風壯老弗渝夷險惟一退屏於權門孔熾之日來歸於聖化更新之初懇懇丹忱形於箴諫洋洋大筆播之絲綸欲求學士之真疇出斯人之右臣以不佞躡居其先自眡弗如敢忘推遜今舉充自代

奏舉浦城知縣陳昉狀

臣伏覩通直郎知建寧府浦城縣兼管勸農公事兼監囚將銅場弓手寨兵軍正陳昉器資沈靖學識通明儉素雖書生之弗如庶介視古人而無媿其年為邑一意愛民性本寬和而凜有不回之操政先平恕而時有難犯之威今保舉堪充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如象 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辟林司戶充浦城北尉狀

臣竊見自來所在創闕去處例從監司選辟一次然後下部作闕况浦城上五鄉為福建衿喉之地民俗犷悍創闕之初必得材識之士方能斟酌利病為之經始今來兩司欲選辟一次踏逐到迪功郎新建昌

軍司戶叅軍林元晋奮身上庠篤學有守明敏詳
練允為應變之材且嘗從父兄歷仕江淮諳識兵民
利病使之任上件差遣必能稱職欲望 聖慈差林
元晋充建寧府浦城縣北尉兼遷陽鎮煙火公事其
於警捕之寄誠非小補

拾遺

申請武岡軍將卒賞格狀

某比因武岡僉判葉莫蒙恩超擢已嘗專人奏記控
叙謝忱近者復準省劄將用力兵級李成等四人各
與補授真命仰見某官秉持公道甄錄小勞不遺一
卒之賤中外傳聞誰不競勸且使某區區言前之信
無一弗疇仰戴恩光如已被寵乘倖偶到司稟議相
與感歎之餘復不能無少過慮蓋當來設謀誘策首
先用力雖李成等四人之功而同時下手勦殺二賊
則黃達十六輩皆在揆以 朝廷賞功之律則設謀

者為最用力者次之首倡者為最隨從者次之止賞
四人已是愜當第軍卒小人豈知此理徃徃自謂其
功不在四人之下今見四人者獨受賞而十六人者
止於本司備補及量添廩給而已豈能無缺望之意
兼蔣宗等昨來倡亂本借為衆之名所以一呼之間
從者千計諸營為空後雖以重賞募其徒使圖之然
諸營卒伍徃徃皆有憐之之心以為我輩衣糧得免
減刻皆出其力剽聞此語頗已籍籍今十六人用力
而不被賞其徒必有抑揄之激作之者設或有一辭
語便難處置蓋武岡為郡本蠻徃故地風俗愚悍不

知逆順從昔而然紹興中有禁軍唐明者作亂尋被
誅戮軍人至今神事之亦猶幽燕之人事祿山思明
為二聖漸染使然有未易以理曉者葉倅所慮誠非
過計某謹已備其所陳申聞朝省伏望大丞相先生
詳酌或各與守闕副將一資或各授以宣帖仍疾速
行下庶幾潛銷怨望之萌一方生靈終獲保全悉出
大造葉倅莫仰蒙異渥銘感何窮但其意終以仇怨
滿前恐難安迹欲乞他郡一待闕差遣某併為申陳
惟鈞慈垂察曲從其請別賜陶鑄小壘近次一倅貳
俾獲保全而去實荷生成之恩千冒崇威某豈勝俯

伏震懼之至

田申尚書省乞裁減和糴數狀

證會准省劄本州措置和糴米一十萬石不得科抑
證對本州雖名產米之地其實早稻倍多晚米甚少
舊來不曾和糴嘉定二年有旨差万俟卨就州
置場自後行下轉運司分拋諸郡本州所糴初無定
數三年四年招誘民旅從便投糴多不過五萬石少
者止於二萬而已其時放降糴本係用金銀度牒官
會品搭支還中間每以艱糴具申朝廷已行住免
自十一年又彙劄下本州支降官會度牒以為糴本

會價折閱已不便於民旅而度牒經年無人承買
是官司不獲已以科配從事每歲州以度牒科之縣
縣以度牒抑之民凡戶管田一千畝以上者納度牒
米一千畝以下者認中糴米每牒一道率三四戶共
之寺觀亦然一歲所科雖十餘萬石而所納實不及
半縣吏並緣繇此致富則在在有之甚至鄉胥之走
弄場吏之邀求價直之減削斛面之增加其納中糴
米者比之市價每石折錢多至八百文足少亦不下
官會一貫而納度牒米者折閱尤甚且無變轉之所
詞訴盈庭怨嗟載道民之脂膏朘削極矣其前者赴

官入境之初訪問疾苦衆口籍籍皆謂 朝廷指揮
每有不許科抑之文而州縣奉行乃爾繆戾且慮因
循歲久遂同常賦如江浙和買之弊前後之詞乞行
住罷者甚衆某雖未敢遽行然竊伏惟念潭人休戚
無大於此儻今歲 朝廷先行和糴則已設或行下
則科配之弊豈容不革今准省劄命某措置不得科
抑 朝廷恩意如此其至儻某不能奉行則其罪大
矣第既罷科抑則辦集愈難所有合甲聞事件于后
一本州自嘉定十一年蒙給降度牒州郡無從擊
割逐計畝科數今既蒙指揮不得科抑某已行

下諸縣住罷及鏤榜曉示十二縣使知 朝廷
存卹之意但科配既罷即度牒委難行用兼近
者臣僚奏請欲擇米之中糴者增立價錢收糴
米到交受給還見楮不許減剋 朝廷備坐行
下某充當遵守不敢違戾欲望鈞慈支撥金銀
官會免降度牒庶幾民旅欣然承領乞賜指揮
一某恭準前項指揮除一面措置外竊見本州管
內今年夏澇至甚減放數多至秋闕雨頗久間
有蟲螟去處近者祈禱兼旬雖得雨終未霽霈
竊慮境內未必中熟所有十萬之數斷然難以

登足契勘本州嘉定十四十五年科糴米尚有
一十三萬餘石占坐兩倉教限內十四年米見
準省劄起發赴襄陽府交卸緣本州目今起發
上供米綱舟楫艱得是致猝難裝發今年和糴
尚未有教可以積貯欲望鈞慈體察特與裁減
米數行下招糴伏候指揮

一近承轉運司公文準省劄委和糴米七萬石契
勘本州所準前項指揮尚懼不辦除乞裁減外
竊慮轉運司復就本州管內收糴兩處爭糴則
價直愈高辦集愈難兼慮民間積貯一空來歲

春夏之交不無艱食之患尤非細事欲乞劄
轉運司免就本州境內和糴不勝幸甚伏候
揮

申尚書省免和糴盡數狀

再準尚書省劄行下催促糴足米石五日一次具數
申州司逐差人趕回所賣度牒官吏楊禮等將變賣
到度牒官會回州交納未到間再準行下催促糴足
元數數日本州逐申照得昨準省劄給降度牒一百
五十道計官會一十二萬貫道并官會七萬貫共一
十九萬道和糴米石本州自去年十月二十六日開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七
十一
場節次糴到米一萬二百一十五石六斗五升每石計官會三貫七百五十文已於嘉定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具申尚書省訖又自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後再糴到客米并回糴到州縣官職田米共二千一百九十四石四斗八升非不多方招誘終是稀少蓋緣去歲夏澇所損處多雖有中熟去處又因湖北水傷多有般販出境米價日見騰踊細民困於青糴外議皆云官司所致不免即行住糴緣未糴之數尚多深恐有悞 朝廷指準逐權於秋稅米內撥到米三萬八千二百五十六石五斗七升併前後糴到米通

計五萬六千六十六石七斗見椿管廣積永豐兩聽候 朝廷行下起發却將糴本撥還本州聽候秋成收糴接續支遣除已別具豁帳狀供申外申省照會

申尚書省乞免降度牒狀

準省劄支撥和糴米本會子七萬貫度牒一百五十道每道作八百貫變賣仰日下差人前來請領州司再申證會近準省劄令潭州守臣就本州措置和糴米一十萬石不得科抑其檢會本州自嘉定十一年蒙 朝廷給降度牒以為糴本經年無人承買於是

官司不獲已以科配從事凡戶管田一千畝以上者
納度牒米一千畝以下者認中糶米每度牒一道率
三四戶共之寺觀亦然折閱太甚且無變轉之所詞
訴盈庭愁嗟載道民之脂膏朘削極矣今既準朝
廷指揮再行下和糶不許科抑儻其不能奉行則罪
大矣已即行下諸縣住罷科敷及鏤榜曉示十二縣
之民使知 朝廷存恤之意近者臣僚奏請欲擇米
之中糶者增立價錢收糶米到交受給還見楮不許
減尅 朝廷備坐行下某尤當遵守不敢違戾已供
申 朝廷未準回降今準前項省劄指揮除官會別

行差官請領緣本州見今開場招誘民旅投糶即與
科配上戶事體不同只可純用官會更不敢以度牒
科抑以致失信於民今來若蒙仍舊給降度牒委實
難以變轉謹具申尚書省伏望檢證兩次申控免降
度牒事因速賜指揮

小貼子

契勘湖南州縣寺觀大抵產稅岑寔已甚銜名大
利不足比江浙福建下等寺觀兼自嘉定十一年
以來逐歲敷仰度牒勒令納米其數已不可勝計
納米不足又責令納錢寺觀緣此倒敗者非一蓋

直隸山文集卷之十七
十一
有一二年敷下度牒至今監錢未足者人戶既不
可科配寺觀又不堪均敷委是無所措手近準
朝廷旨揮令本州差官請領度牒四十道充起發
和糴米綱水脚之費本州官吏無以區處不免令
差去官成忠即傳重榮就都城變轉回州起綱可
見其術已窮它無擘劃伏乞鈞慈詳察事理特與
全支官會癸下不唯官吏之幸實一方人戶寺觀
之幸

申請息山龍王封爵狀

竊惟潭之為郡負嶽瀕湖山川秀異神物之所窟宅
故南嶽大瀉道吾等山皆有龍湫然相去數百里致
禱頗難求其密邇城闔靈跡彰灼者莫息山潭若也
息山在郡城外之東南一里許山下有潭方可數畝
潭上舊有龍神祠其水清澈四時早潦未嘗盈涸按
之圖志以為昔嘗見龍浮水數十丈後人鑄銅甬洩
水入城而匯于湘甯水湧至則必雨歲旱或壇而禱
為五代晉時有王真人錫者以桂陽牙校至長沙遭
值大疫乃入息山取潭水和藥以施病者全活甚衆
則知茲山之潭有龍居之久矣 乾道戊子帥臣尚
書沈公介因旱致禱沉索測之竟莫知其底止爾後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七
本州每遇雨暘稍愆隨禱輒應今年仲夏守臣真某
嘗走祠下以分龍得雨為禱且與神約即雨則繕其
祠屋以報未幾果雨則既如約矣乃仲秋癸巳又以
旱禱于神用皇祐法置壇歃血復與神約即雨則請
爵號于朝甲午遂雨丙申又大雨槁苗復蘇迄成
中熟其影響之應未有速於此者如南嶽大瀉等山
龍潭皆已蒙朝廷賜之封爵獨息山潭近在城隅
昭灼若此而乃祠宇弗治爵號未放儻不以事實有
請于朝豈惟無以彰神龍之靈慰邦人之望而昔
之與神約者亦自食其言矣除已增葺祠屋以答神

休外伏覩嘉定十五年正月慶寶赦文應諸路州縣
境內有嶽瀆神祠並仰長吏致祭其有因雨暘水旱
祈禱感應實有惠利及民靈跡顯著者保明奏聞須
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轉運使衙欲乞照前項赦條保明申奏
朝廷特賜封爵或降廟額庶幾有以躋神之榮而徼
福於潭人俾無旱乾水溢之虞誠非小補奉勅賜
靈澤廟為額

知泉州謝表

蕩節九州觀風何有桐城千里假寵過優俶見吏民

敬宣詔旨 臣中謝 伏念臣某性資戇拙學術迂疎入侍禁林僅守勿欺之節出乘使傳曾微可錄之勞每慚虛負於明恩敢謂更叨於劇寄泉雖閩鎮古號樂郊其柰近歲以來浸非昔日之觀征權大苛而蠻琛罕至勞傷相繼而農畝寡收宗支之廩倍增郡帑之儲赤立銀溢於山者亡有歲為旁郡而代輸粟生於地者幾何日伺鄰邦之轉餉教教乎鞭朴之苦聆聆焉帆檣之來凡茲數端尤為深病顧雖一旦不可寧居竊自揣於庸虛凜莫知其稱塞茲蓋幸遇 皇帝陛下燭臨萬國器使百工念臣篤於事親期欲便首

甘之奉知臣嚴於律已或能銷貪鄙之風進邃職以獎行錫溫綸而加勉臣敢不欽承異渥誓答隆知庶平而吏民敬焉雖莫望漢人之政忠信則蠻貊行矣願恪遵孔聖之言

平海寇謝轉官表

銅竹分符實任九重之託管蒲徹警幸臻千里之安誼責已優叨榮實懼臣中謝伏念臣材非敏健志切撫摩田里熙熙粗喜鼓桴之息波濤洶洶忽聞舟楫之驚念非逆析其萌芽將恐難圖於滋蔓協兵民而進討賴將士之宣勤恬衆陸梁始猶出柙之兇望風

被靡卒為游釜之魚迄憑藉於天威遂肅清於海服
效非循吏敢期漢重之褒名在丈夫俾晉唐階之峻
退循非擲莫獲終辭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明照無
私功疑惟重可以與可以無與姑從厲世之權簡厥
修簡或不修庸示馭臣之柄顧雖駑怯敢昧激昂受
賞無名媿貽譏於鵜翼報恩有地誓輕死於鴻毛

慰 皇太后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二日恭奉 大行皇帝遺誥臣謹
集在州文武官望闕祇拜宣示即時舉哀成服者各
哀天臨正仰垂裳之治鑿與晏出遞傳憑几之言臣

某 誠哀誠隕頓首頓首伏以 大行皇帝夤畏事天
寬仁得衆雕題之南窮髮之北方德教之誕敷河圖
在東鼗鼓在西迺朝儀之頓異風雲變色海宇摧心
恭惟 皇太后月遡日明坤承乾健憂勤左右幾同
三載之艱難付託丁寧詎忍一朝之荼毒追懷教訓
宜軫聖情然受遺之寄匪輕共政之圖方切昆崙西
國難回御駿之遊長樂東朝正賴關雎之化願寬悲
悼式副懇祈

賀今上皇帝即位表

臣某言閏八月二十二日準都進奏院遞到赦書恭

觀 皇帝陛下登寶位中外稱賀者聖神有作夙當
上帝之心朝覲攸歸咸屬吾君之子大明一出薄海
交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勇智正邦聰明協帝英
姿異稟寔鍾禹會之山川盛德深仁宜主漢家之宗
廟方侍璫旒之粹穆遽聆玉几之丁寧寅御丕圖式
遵慈訓顧炎運中興之盛今且百年而臧方故境之
歸殆將萬里珍重豈惟於奉璧憂危諒甚於涉淵雖
休勿休深謹時幾之敕以聖繼聖益昭付託之公臣
猥玷節麾幸宣詔令天開地闢可占平治之期日就
月將願獻緝熙之頌

江東乞祠申省狀

伏念某一介寒晚誤蒙拔擢將漕江東到官之初即
值亢旱繼以蜚蝗朝夕兢惕如坐齏炭顧念監司之
職在於布宣德意講求民瘼凡 朝廷寬卹事件無
不即日奉行而民間疾苦有當爬梳者亦不敢不盡
其力欲以少答清朝臨遣之恩而材薄望輕動輒得
咎蠲省征稅未嘗過當或者遽謂州縣不可為督察
荒政未嘗過嚴或者遽謂臺郡不相卹今欲一切蓄
縮無所展布則職業廢弛何名監司欲稍稍振舉事
求其是則違忤必多愈招怨詈用是怵惕不能自安

無從祈禱以來驟得眩暈之疾坐立稍久即欲僵仆
竊念本路災傷至重非精明疆力者不足以任救荒
之責如其篤庸重以疾疢誠恐上孤隆委下誤民生
用敢伸籲天朝乞垂矜察俾解漕職畀以祠官它時
或有使令頤效糜捐以報恩施奉 聖旨不允

奏乞獎擢潭州通判張國均永州通判魏泌狀
臣竊惟郡之有倅所以裨守臣之弗逮苟得其人則
欣助為多一或不然則反以害政臣所部九州有倅
者八以臣朝夕所接與得諸聽聞則如朝散郎通判
潭州軍州事張國均承議郎通判永州軍州事魏泌

則皆所謂能為郡政之助者國均賢德名臣大經
之孫世美相承家法不墜自其奉新倅建寧皆有
聲績可紀立朝未幾復為此來資稟精明政術通練
事無巨細悉心裨贊臣甚賴之泌實紹興名臣竑之
後家學既有源流又嘗從諸老先生游議論文采俱
不錄錄前宰雩都臣在江西聞其政譽甚休及來二
水兩遇闕守泌實攝承孜孜撫摩人多稱頌臣觀二
人之材皆足以剴煩劇而立事功局於貳郡未究施
設伏望 聖慈特加獎擢以為一路之勸異時所立
必有可觀須至奏聞者

奏舉潭州官屬狀

臣猥以庸虛濫分帥閫每惟人材無鉅細皆有益於世用故常孜孜以求乎下而不敢俟人之求雖一道數千里官僚數百人其材與否不能以盡知然攷之於見聞試之以職事亦間得其一二苟薦員之當及者豈惟不竅其求蓋有未嘗識面而舉之者矣今茲叨蒙召擢行且去官采諸公言猶有當舉而未及者用敢隨其所長形諸論薦庶以備 朝廷之采擇謹開具于左朝奉郎湖南安撫司機宜林光喬氣質粹溫材猷闡敏常宰劇邑政譽藹然江右諸司皆嘗稱

薦宣教郎湖南運司主管范炎事親有孝謹之稱治邑有循良之譽浙右薦紳其能言之承議郎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江疇學問醇正心度坦夷講學于鄉從者甚衆經其指授多中科名昨宰宜春安靖不擾老游幙府人歎其淹承議郎知潭州瀏陽縣事徐玠性稟淳良志念惻怛平反寃獄惠養小民在官三年入安其政通直郎知潭州善化縣事石孝隆天資精敏心事和平獄訟惟公賦役有法今將去替邑人惜之朝奉郎知潭州湘潭縣事朱子肅持身謹恪莅事精詳催科有方聽訟惟允利民之事知無不為奉議

即知道州寧遠縣事黃大中廉介自將端方有守自
其到邑一意為民當官而行不畏疆禦修職即永州
教授李元白學醇行粹論正氣平早遊膠庠士論推
服及為學錄規範肅然分教偏州未究其用文林即
前永州推官趙涯學行俱優志念尤篤蚤以文墨擢
在甲科及為幙僚盡心民事推行荒政所濟尤多文
林即全州清湘縣令童夢程通經學古知前輩之源
流臨政字民慕循吏之風績觀其器識殆未易量文
林即衡州安仁縣丞程採忠勲之門儒學自奮文采
甚蔚識慮尤長從政即道州營道縣丞任士寧性行

端良辭華敏贍居官勤恪有志及民修職即潭州湘
鄉縣主簿田居正稟資篤實履行端方居懷及物之
心務為有用之學修職即潭州湘潭縣主簿胡端器
資端厚間學精專筮任之初勤於民事

右臣所舉十有四人雖職守不同材品亦異然其所
長各有可稱伏望 聖慈明詔大臣更加詢察或特
加旌擢或籍記中書異日必有奮發為清時之用者
儻不如所舉臣甘坐妄謬之罰

按奏武岡知軍司馬遵狀

臣竊見武岡一軍雖名小壘然溪峒四環蠻徭雜處

八其四山文集卷十七
十一
控制綏御責在守臣平時撫存士卒有以得其歡心
然後緩急可賴其用苟惟惑吏言靳小費使軍情動
搖幾至激變其能任綏御之責乎謹按朝請卽知武
岡軍事司馬遵忠賢之裔嘗綴朝行到官數月未聞
它過徒以昨守信州之日有黥吏李安世者頗得其
意及來武岡復挈之俱借補官資任以衛兵六局之
事怙勢作威鞭朴過當卒輩已不能堪又聽郡吏董
霖等言回糴軍糧虧損時值冬衣例支錢會中半復
欲以全券給之遂致此曹觐望當廳執覆語言喧悖
相率出城群不逞乘之劫掠郡民財物遵倉皇無措

詔疾送印次官幸僉判葉莫躬親安慰衆方稍定臣
得莫初一日所申卽行下委莫權管軍事諭諸卒還
營且追李安世董霖等赴司究治既又得莫初五日
所申諸卒雖已還營尚操兵未釋臣復行下榜示各
與免罪及將衣糧等照又例支給若有寃抑許詣臣
陳訴榜到之日軍情或須帖息遵為守將舉措乖宜
致此紛擾焉得無罪欲望 聖慈將遵罷免或昇祠
祿仍選擇賢良之守令其疾速之官庶幾一方早獲
安堵不至它虞須至奏聞者

小貼子臣初得報卽飛申 朝廷乞賜指揮行下

本未敢擅自將遵施行及得今報事勢頗亟用敢
不俟回降先次行下令遵起發離任聽候 朝廷
指揮及委權軍葉莫多差弓兵護送出境榜示軍
民不得輒加無禮所有臣專輒令遵離任之罪併
乞指揮施行

薦賢能才識之士狀

伏準正月八日 詔書內而侍從兩省臺諫暨御監
郎曹外而前執政侍從之舊暨監司郡守各舉賢能
才識之士或五六人或二三人居官家食一無所聞
疏其事實亟以上聞臣仰惟 陛下以寶曆紀元之

歲麟經書王之月誕降明詔蒐拔俊髦此堯舜急賢
之心也詔下以來中外臣工剡牘交上蓋不知其幾
矣而臣猥玷近班獨未能有所稱舉者非敢後也顧
今衆論之所共屬若柴中行陳宓徐僑危積輩臣入
對之初與供職之三日皆嘗論薦而未聞有所拔用
臣是以未敢復有所薦也今方力請于 朝丐從絀
免儻終無以塞明詔則其罪滋大伏念當今賢能才
識之士不為無人其沉下僚困選調者未易以悉舉
今姑取其更歷中外聲迹稍著而濡滯不振者疏其
姓名以聞庶幾有以上副 朝廷之實用而不為空

言謹開具于左

一 朝奉大夫新知汀州傳壅實寶文閣學士伯成之子其學其行皆有父風曩丞棘寺守職不苟出知延平迓者已至以迎侍非便力請奉祠改授臨漳甘濡久次伯成舊為漳守有惠政壅能循父之轍一意拊摩繼守臨川究心民隱政平訟理細大有經以疾丐祠即人皆惜其去臣以召還過撫實親聞之提舉常平趙汝談賢監司亦稱其政不容口今其疾已瘳尚淹家食臣竊惜之

一 朝奉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鄭寅名家之子刻意問學富於見聞而恬靜自守不汲汲於進取曩自太府丞出守廬陵實有善政以風聞論罷退安閒散泊然無營惟日沉酣於簡冊涵養益粹殆未易量久於奉祠頗鬱公議

一 朝奉郎知興化軍樓昉詞章彪炳有作者之風識慮深長知當世之務曩官于朝數有論奏觀其用意實切愛君而留滯於外歷歲滋久今雖分符支壘粗有展布之地然臣觀其人誠足以羽儀天朝潤色帝制而局於小用未究所長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八

經筵講義

進讀大學卷子 十月十九日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臣某謂康誥帝典兩語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明德人所同有其所以為聖愚之分者但以克明與不能明之異爾常人所以不能明者一則以氣稟昏弱之故二則以物欲蔽塞之故雖是蔽塞之餘若一旦悔悟欲自明其德亦無不可者患其自暴自

其四山文集卷之十八
棄而不肯為耳孔子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謂
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又曰人病不
求耳且如 陛下躬稟聖哲之資所謂明德固已
素具若以堯帝文王堯明德自任豈有不能為者
然其用功之要專在屏去物欲蓋明德如青天白
日物欲如雲霧雲霧開則天日自明明德如明鏡
止水物欲如塵滓塵滓去則水鏡自明惟 陛下
以克之一字自勉而毋自謂不能則堯帝文王可
及矣太甲篇乃伊尹所作此一語切要在顧諟二
字古注謂常自在之朱熹以為說得極好明命只

是天所賦與我底道理初無形象如何可以目視

正如孔子謂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

參於前在與則見其

倚於衝忠信篤敬豈

有形象可見亦只是念念不忘則此理

自然昭著於心目之間今人俗語云看顧云照顧
所謂顧諟即此意蓋天賦與我許多道理豈可湏
臾之間不著意照管謂如天與我以此仁一不照
管便不覺流於不仁天與我以此義一不照管便
不覺流於不義天之與我以此德本如明鏡止水
我却照管甘心被灰塵泥滓來汙了豈不是嫚
天之所予以人君言之天既命我以此德又命我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八
以此位有此德方可保此位雖一息不可不顧諟
雖一念不可不顧諟所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武
王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周頌敬之詩云毋曰高
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大雅之詩亦云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皆謂人君一
動靜一云為天未嘗不監察其上然則伊尹顧諟
之語人君豈可少忘 陛下欲作毋不敬思無邪
工夫臣願自佩服斯言始蓋 陛下若知得天無
時不監察人君人君當無時不顧諟天命雖欲一
事之不敬一念之邪自不可得此乃最切 陛下

身心底道理臣願深留 聖念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臣某按成湯此銘蓋就沐浴取義朱熹之說已盡
之矣後來武王作盥槃銘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
淵溺於淵猶可游溺於人不可救武王之銘又就
水取義蓋言溺於深淵猶可以浮游而出一為姦
邪小人所惑則陷於危亡而不自知故不可救聖
帝明王因物自警言每如此願 陛下燕閒之際取
湯武之銘與凡人自警之語書而揭之座右則

所益非淺

諸銘已載衍義第三十卷

人君之德須是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但看日月之明千年萬載光彩常常如此豈不是日新人君須要法乾之健體離之明洗濯磨勵其身心常使光明皎潔始得陛下昨為權臣所蔽養晦十年天下之人未免妄議聖德一旦奮然更新天下咸仰聖德如日月之食而更也然自今以往日新又新之功一或不繼則未免又失天下之望須是常屏私欲而存天理常守恭儉而去驕奢常勤問問而戒游逸常近君子而遠小人常公而不私常正而無邪

今日如是明日又如是以至無日而不如是則其德無日而不新仰視成湯何遠之有臣又竊見陛下更新之初懲賊吏禁苞苴一時士大夫為之悚動未幾數月間又復玩弛貪濁害民者如故昏繆不職者如故只緣一二姦賊之鉅者特從恩宥擁厚貲安華第不傷毫毛兼除授雖公而巧於營求者尚或得志所以搢紳慕效仍踵舊習既未能作新士大夫又何以作新民民既未新天命又何由而新日來星文之變數數有之上天仁愛陛下所以示此警言戒陛下於此何可不深自脩省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一
先從一身始洗濯磨勵使已德常新脩明政刑信
必賞罰崇獎廉能汰斥貪繆使士大夫之俗一新
如此則民德之新天下之新有漸致之理矣願
陛下深留 聖心

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臣某竊謂文王之德上與天合不可得而名所可
名者緝熙敬止而已緝者繼續之謂熙者光明之
謂朱熹之說當矣然緝之與熙非二事也能緝則
能熙矣常人之德業所以不能光明者以其乍作
乍輟無繼續之功也且如敬之一字孰不知為正

心脩身之本然一有欲心則不能敬一有怠心則
不能敬二者苟有一焉則所謂敬者有間斷而無
接續矣又焉能至於高明光大之域邪惟聖人之
心與天同運純亦不已故詩人形容曰穆穆文王
於緝熙敬止纔兩言爾而文王盛德之氣象儼乎
其在目也考之於詩其言緝熙者四此詩所云以
德言也敬之之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以學言也
維清之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昊天有成命曰
於緝熙單厥心二者以事言也若昔聖王之於修
德於講學於行事無不致緝熙之功者臣竊見

直西山文集卷之十八
五
陛下於宸居之邃揭名緝熙且以雲漢之文自為之記真有得於古先聖王修德講學之要臣願於緝熙敬止之言朝誦而夕思之知欲之有害於敬則窒之於幾微知怠之有害於敬則持之以疆勉使此心常接續而無間斷故以之講學則智識日明以之行事則功業日廣所謂儀刑文王者莫切於此惟陛下勉之

講筵卷子 十一月八日

大學格物致知章

臣按格之一字先儒訓釋不同至程子乃以格訓

至如舜與格于文祖之格其義始明朱熹嘗言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然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蓋理無形而物有迹若止言窮理恐人索之於空虛高遠之中而不切於己其弊流於佛老故以物言之欲人就事物上窮究義理則是於實處用其功窮究得多則吾心之知識自然日開月益常人之學不就實處用功而馳心於高妙猶且不可况人君以一身應萬事萬物之變若不於事物上窮究豈惟無益而已將必如晉之清談梁之苦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此格物致知之學所以為治國平天

下之先務也 陛下履位十年其酬應事物多矣
然權臣顛政務為蒙蔽恐 陛下未能一一致察
也故十年之間是非邪正顛倒錯繆無所不有人
皆知為權臣之罪今既躬親大政則凡所以剖判
是非別白邪正者 陛下當身任之矣若於事物
之理不深加窮究應酬之間少有差失咎將誰歸
故臣惓惓欲 陛下以格物致知為事也程頤嘗
謂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
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
理也而朱熹又謂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

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其說亦
備蓋自吾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皆
所當窮然非日積月累之功未易各造其極也臣
願自今經筵講讀之際有切於身心關於政治者
時發玉音質問所疑俾臣等得悉心以對如有未
諭即乞再三詰難必 聖心洞然無疑而後已退
居深宮又必優游玩索其理之所以然俾之融會
貫通表裏澄澈如此則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其益
不少矣至於輔臣奏對尤當從容訪逮政事因革
俾陳其利病之原人材進退必叩以賢否之實如

有未諭及復審究亦必再三都俞之外不厭吁咈
以至言官之奏論彈劾群臣之進見對敝率審
天威俯加酬詰俾攄底蘊盡究物情如此則於國
家之事日益明習而舉措用舍之間無不適當矣
凡此皆所謂格物也惟 陛下曲留 聖心孜孜
不倦若於事物之理窮得一分則 陛下之知識
亦進一分窮得十分則 陛下之知識亦進十分
窮得十分即是物格進得十分即是知至若只略
見一二便不研窮則見處既未分明行處必有窒
礙且如近者用兵之舉若論其槩則 祖宗境土

所當恢復祖宗山陵所當省視豈非至當之理然
必先定規模先立基址俟吾人材衆多材力富盛
萬全必勝然後有為乃無後悔緣只見得理之一
偏而未嘗周思曲慮到窮極之處所以輕舉而無
成此亦物未格知未至之故也今 陛下已知前
日舉事之非矣若一向退沮自安於無所作為又
只是見得一偏之理須是知前日不合輕敵今日
亦不可畏敵事雖致審而剛毅奮發之志則不可
忘敵雖未動而戰攻守禦之事則不可緩日與大
臣講求策畫申儆將帥嚴設隄防謀未十全姑務

固守執可一定奮然必為如此方是見得義理周
盡舉此一端它莫不然大抵理之與事元非二物
異端言理而不及事其弊為無用俗吏言事而不
及理其弊為無本惟聖賢之學則以理為事之本
事為理之用二者相須本無二致此所以為無弊
也惟 陛下留神

臣所進大學衍義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
民情為格物致知之要其本末粗備以卷帙之
多未即進讀願政機餘暇早賜覽觀則於窮理
之學將大有所日進矣

講筵卷子 十三日

誠意章

臣按自欺自慊慊音慊兩言乃此章之綱領常人之情
本非真欲為善但假飾於外以欺人然人不可欺
徒以自欺而已惟真心為善者純於為己故好善
則如好好色非為人而好也惡不善如惡臭非
為人而惡也蓋必力於為善而去其不善然後已
之心快且足焉夫是之謂自慊然又必曰謹獨云
者常人為善初非實意故處顯明之地則尚或知
勉至處幽隱之地則肆然無所忌矣此即所謂自

欺也自古聖賢之學以謹獨二字為入德之門故
此篇言之而中庸首章亦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故君子謹其獨也未章又曰詩云潛雖伏矣亦
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
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
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敬不言而信聖賢心法
相傳莫要於此詩人稱文王之德曰不顯亦臨無
斁亦保言其雖居幽隱之地亦若有臨乎其上也
雖無厭倦之意亦常有以自守焉此所謂純亦不
已也漢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論者以為有穆

穆天子之容其在宮中則湛于酒色

湛與耽同

委政外

家迄成新莽之篡計其當時必謂人無知者而其
荒淫之行播之天下書之史冊卒不可揜由其昧
於謹獨故也惟 陛下以文王為法臨朝必敬而
退居深宮亦必敬對群臣必敬而退與嬪御近習
處亦必敬如此則於謹獨之道得矣若漢成之縱
欲無足為聖明道者亦願眡以為監焉實天下幸
甚

講筵卷子 十六日

大學致知誠意二章

臣某昨於二章已嘗各貢愚論矣又嘗聞朱熹之說以為致知誠意乃學者兩關致知者夢與覺之關透得此關方是覺不然則夢誠意者惡與善之關透得此關方是善不然則惡大學之道惟此兩節為最難故熹以閑譬之過此兩節則根基已立有用力之地矣若知有未至則見理不明雖彷彿一二未免如夢寐之恍惚非真見也意有未誠則為善不實雖假竊一二猶以又錦蒙蔽絮又豈真無惡者乎然為善所以不實者自見理不明始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臣某又嘗恭聞高宗皇帝有曰人欲明道見理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為惡所當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夫務學然後能明道見理明道見理然後能誠意正心與大學之言脗若合符高宗皇帝是時春秋二十五爾而聖學高明深造其極已如此陛下可不服膺而加勉乎修身在正其心章

臣某謹按此章要切全在有之一字蓋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聖人未嘗先

有喜怒以待物之至也故朱熹嘗言忿懣好樂恐懼憂患只要自無中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又嘗取譬曰衡惟其無物故物至而輕重不差鑑惟其無物故物至而妍蚩可見學者之於此理固不可以不知而人主尤所當知蓋人主之喜怒哀樂所關為甚大故也臣願陛下於平居未應物之時澄靜此心湛如太虛不使有喜怒哀樂之私先入手胸中隨物而應當喜則喜當怒則怒當哀樂則哀樂而有我之私一不與焉則此心常正而不偏其於脩身之道有餘裕矣

齊家在修其身章

臣某按親愛而下五者皆指處家而言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一汨於私情則於所親愛而偏焉於所哀矜而偏焉則慈憫之意勝而不知其惡矣於所賤惡而偏焉於所敖惰而偏焉則憎疾之意勝而不知其善矣若子弟之畏敬父兄固所當然若但知畏敬而不能諭於道而爭其過是亦偏也閨門之內五者之失徃徃有之而父母之於子夫之於婦為尤甚有子如舜所當愛也瞽瞍不之愛而愛傲象有子如鄭莊公亦所宜愛也姜氏不之愛而

愛不弟之叔段非偏乎有夫人如莊姜宜愛也衛
莊公不之愛而惟嬖人之愛卒召州吁之變有后
如王氏宜愛也唐元宗不之愛而惟惠妃之愛旋
致開元之禍非偏乎愛惡一偏善惡易位其患有
不可勝言者故曰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講筵卷子 十八日

大學脩身在正其心章

臣某 前日進讀此章蒙 玉音有槁木死灰之問
臣已具陳吾道有體有用與異端寂滅之教不同
陛下已俞之矣臣退而思之此心當如明鑑止水

不可如槁木死灰鑑明水止其體雖靜而可以鑒
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人心之妙正是如此若
槁木之不可生死灰之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人
之有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其可委之無
用乎吾道異端之分正在於是不可不察

治國必先齊其家

臣某 按此章辭義明白不待贅陳但恕之一字學
者多認為寬厚闊略之意其實不然蓋已有善亦
欲人如我之有善已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又
論語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皆是推己及人之

謂舊說如心為恕其義却通彼以寬厚闊略為恕者誤矣

臣某又謹按此章既引桃夭之詩以明夫婦相宜然後可以教國人又引蓼蕭之詩以明父子兄弟足法而後國人法之為人君者要當實體乎此非可以徒誦說而已也漢高帝賢君也以戚姬之寵而踈呂后以致後日人彘之禍然則處夫婦之間其可不盡其道乎唐太宗英主也然於事親友兄弟一有慙德三百年之家法遂不復正然則處父子昆弟之間其可不盡其道乎觀漢唐之事然後

知大學之垂訓真不可不佩服也

衍義九經章

臣某按朱熹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於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脩身之要也臣謂熹之言至為精切蓋齊戒明絜所以正其心也盛服儼然所以正其容也心正則容正故曰一其內所以制其外容正則心亦正故曰齊於外者所以養其中此内外交致其功也靜者未應物之時動者

應物之應時而存養則有以全天理之本然動而
省察則言以欲於將萌此動靜兼用其力也
然蔽以一言而已矣 內外動靜無乎不敬身
安得而不脩乎熹又嘗作敬齋箴自首至尾皆發
明此意臣已載之於行義中 操存省性 察章 聖明其
參味之

臣某又按九經以繼絕世舉廢國為懷諸侯之首
蓋自昔帝王相傳之法也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
黃帝後于薊封舜之後于陳而孔子於堯曰篇歷
叙二帝三王傳授亦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

歸心焉中庸之言蓋祖乎此夫以齊威公之在春
秋特一霸主爾猶能存三亡國後世稱之其視戰
國之君爭地爭城滅人之社稷絕人之祭祀者善
惡相去遠矣漢初功臣剖符世爵迨元成間稍益
衰微不絕如綫杜業進言以為內怨之君樂繼絕
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 與師古曰以立亡國之後為安泰也 今功臣
之後襲封者盡或絕失 之無主朽骨孤於墓
苗裔流於道甚可悲傷 以時感其言於是復紹蕭
何之世迄于哀平又增 言秦周勃之後史氏書之
以為美事漢祚中微光 武紀之復言國者二百餘

年是亦仁厚之報也唐德宗先有功而後背畔德宗念其前功為之立富時諸將莫不感歎本朝故事每大赦令輒召惡太后孫或及趙普之徒徃徃有司以無具文而中莫以後功臣豈無湮微不祀者嘗此兵事方興之時謂宜訪問加以存錄至於骨肉之恩折而不殊殊絕尤仁聖所宜哀惻也故因九經之義推而及之以贊陛下矜恤之仁云讀畢奏云骨肉之恩析而不殊乃漢宣帝封昌邑王賀為侯之詔也言骨肉之恩雖有離析而無可絕之道臣之此言蓋恐同姓近

親豈無絕世不祀者欲陛下訪問而為之立後也又奏二帝三王惟其以興滅繼絕為心是以享子孫千億之報戰國之君滅人社稷絕人祭祀秦為尤甚報亦如之大抵續人之祀者乃盛德事天之所予也絕人之祀者非盛德事天之所惡也上意亦覺悚動退而李正言甚稱開陳之善謂其言切而不露也

講筵卷子

二十七日

大學絜矩章

臣某按此章言平天下乃曰君子有絜矩之道何

也蓋天下之不平自人心不恕始且如為人之子
而事不慈之親雖不敢怨必非所欲及其為父乃
不慈其子為人之弟而事不友之兄雖不敢怒亦
非所樂及其為兄乃不友其弟此皆所謂不恕也
士大夫未仕為民而見虐於官吏必不堪之及其
仕宦乃不恤其民僮僕使令不忠於主必深惡之
及其立人之朝乃忍欺其君凡此皆不恕也恕者
以已度人之謂我之所欲亦人所欲我之所惡亦
人所惡故以所欲者施之而不敢以所惡施焉此
所謂絜矩也凡為人者皆所當然而為人上者尤

不可不然杜牧賦阿房宮謂秦愛紛奢人亦念其
家柰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已欲紛奢而剝
民之肌膚腠民之膏血此之謂不能絜矩也故為
人君者處宮室之安則憂民之不足於室廬服綺
繡之華則憂民之不給於繒絮享八珍之味則憂
民之飢餒備六宮之奉則憂民之曠黷以此心推
之使上下尊卑貧富貴賤各得其所欲有均齊而
無偏陂有方正而無頗邪此即謂絜矩之道臣竊
見比年以來元元愁苦者衆兵興之後三垂戍守
方嚴當此大冬隆烈之時窮閭委巷有飢凍切膚

之慘窮邊絕徼有風沙眯目之悲願陛下以惻
怛之心施惠卸之政雖其仁未能徧及然能選良
吏以字之擇良將以拊之使民無剝膚之苦士有
挾纊之溫是亦仁術也臣於衍義察民情之篇引
采薇七月等詩粵陳頗悉惟燕間賜覽仍推而行
之則天下之平有日矣

講筵卷子

大學平天下章

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臣某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圉楚大夫定公饗之

趙簡子鳴玉以相

簡子名鞅晉大夫也

問於王孫圉曰楚之

白珩猶在乎

珩佩玉也

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者幾何

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
行事於諸侯又有左史倚相朝夕獻善敗于寡君
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
寶焉大學所引即其事也魏惠王以照乘之珠夸
齊齊威王亦言吾有臣四人而鄰國畏盜賊息是
之為寶與王異楚齊皆戰國之君然能知所寶惟
賢之意故其國安以強昨者權臣用事滿意貨寶
山東玉器搜挾無遺使諸豪有輕中國之心而於

當世之人材則未嘗為陛下收捨以備國家之用其昧於此亦已甚哉因奏願陛下不以金玉為貴而以賢才為寶天下幸甚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思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臣某按先儒蘇軾之論以為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元齡唐太宗之相也文臣稱帝定

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

王珪魏徵

而房杜遜其

直英衛善兵

李勣封英李靖封衛

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

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元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所謂寔能容之者也林甫唐元宗之相也史稱其如賢疾能當時有以材譽聞者皆以術抑遠之所謂寔不能容者也太宗相元齡而唐以興元宗相林甫而唐以壞欲知大臣之賢否者惟觀其能容與否而已矣

講筵卷子二十七日

大學平天下章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臣按古今生財之說未有能外此四言者而先儒呂大臨推明之可謂確論矣韓愈有云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農之家一而食焉之家六蓋古者四民士農工賈而已後世益之以道釋所謂為民者六也農一而食者六且其贍足之難然士工名教工治器用賈通貨財非無事而食也若釋與道則飽食安坐以蠹吾民而朝廷乃以鬻祠牒為生財之資不知釋道日增則農民日減財之

所自出者耗矣猥曰生財可乎此謂生之者寡而食之者衆也農民日減而耕者少則為之者不疾矣而國家之用度又未嘗量入以為出也以江左一隅之力而用度數倍於承平之時夫安得不匱口奏冗官冗吏冗兵之弊

云

夫易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今之事執窮極甚矣不變而通之其可久乎然變通之術豈有它繆巧夫亦曰節用而已爾用有節則經常之費易足經常之費足則祠牒之鬻可省釋道少則農民多生財之源無出於此惟陛下亟圖之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
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富害
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
以義為利也

臣按漢董仲舒對策於武帝曰夫天亦有所分予
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
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
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

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然乎
不足也又曰受祿之家令以祿而不與民爭業然
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
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
行也又曰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倣遠方之所
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
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
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
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
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

位而兼廢人之行者其禍必至也臣竊惟仲舒
此言蓋與大學同指故論為陛下陳之夫所謂
居君子之位而為小人之行者故相是也位冠台
司而鬻賣公朝之官而貴極人臣而奪攘平民之
貨產貪鄙之風扇於上而汙濁之俗成於下士大
夫惟知財利之可貴豈知仁義之可尊雖陛下
更張以來蓋嘗明示好惡而人心陷溺已深莫之
變也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心之趨利舉世之人
皆趨於利則知有己而不知有君知有家而不知
有國平居則欺君以自利孔光張禹之於漢是也

有弊則責國以自利華歆陳群之附魏張文蔚楊
洪輩之從梁是也甚者不奪不厭食如莽操之所為
故大學於末章明義利之分孟子於首篇嚴義利
之辨豈虛也哉惟明主在上思有以返之則
天下之福也

講筵進讀大學音句手記

上月十四日進讀大學音句經文至明明德新民
云聖人之道不過成己成物而已明明德成己之事
也新民成物之責也成己者禮也成物者用也只此
兩言體用備矣至在止於至善奏云君止於仁臣止

於敬子止於孝父止於慈且如 陛下居人君之位
則所止在於仁須是行愛人利物之政使鰥寡孤獨
各得其養匹蟲草木咸遂其生如此方為至若只姑
息小惠非仁之至也又如 陛下為 先皇之子不
但生而謹奉養沒而嚴祭祀便謂之孝須是坐則見
先帝於牆食則見 先帝於羹一念不敢少忘又必
能繼 先帝之志述 先帝之事以安社稷保宗廟
然後為孝之至不然則雖孝非至也又如臣之事
陛下當止於敬若但以擎器曲拳為敬此敬之末也
必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陳善閑邪非仁義不敢陳

於王前然後為敬之至不然則雖敬而非至也其它
如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要到十分盡處方謂之
至善又讀至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處奏云下文只
言天下平此却曰明明德於天下者蓋天下之人皆
已得其本心皆已行其本性書所謂黎民於變時雍
詩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如此方是明明德於天下
如漢一帝唐太宗之時天下可謂治矣然元儒謂止
是言而已若教訓未之及也故聖人於此不但曰
天下平必曰明明德於天下見得須是天下之人皆
明其心德方可謂之天下平也

其小惠而已

不可謂之平也又讀至章句明德之入之兩行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聖而應萬事者也云此是兼心與性說人之一心兼統性情之謂也情謂也具衆理者體也應萬事者用也公說文讀至章末奏云此章自心而身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本末次第粲然甚明然不是大學初說自克以來已如此說因舉堯典明德睦族一段臣於衍義已備言之矣但堯是生知之聖不須下格物致知工夫若湯武則學而知之湯之學於伊尹武王之問洪範問冊書即格物致知之事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

以禮制心銘盤以自警武王於戶牖楹席鵠豆弓矢亦各有銘此皆誠意正心之事也又并拓起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二句奏云雖是知至而后意誠然亦非是待知至了方去誠其意且知陛下日對儒臣講明經史此格物致知之事也日對輔臣議論朝廷政事人材賢否此亦格物致知之事也退御宮庭省閱天下章奏講求四方利病此亦格物致知之事也臨朝必敬退居深宮亦必敬對嬪御近習亦必敬聲色玩好無所吝惜言志哀樂不敢妄發此即誠意正心之事也一日之間二者未

嘗不可交用其功不但一日只此俄頃間便都做得
但大學必以知為首者須是見得天下之理了然明
白此為善此為惡此為正此為邪則私意邪念自不
敢發所以格物致知最為切要也願陛下自今於
講論經史之際聖意有所未諭不妨反復詰問須
見得道理分曉然後已若講論政事之際亦與大臣
反復論難直見得可否分明然後已省閱章奏亦反
復考究見得利害明白然後已如此方是格物方能
致知若只汎然說過汎然看過不曾著意考察豈得
便謂格物如此安能致知仰瞻聖顏大覺和悅既

畢忽蒙聖訓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便合就今日
進讀某謂前所進已納禁中今須再令講筵所寫別
本然後可讀即以未辦為對上曰已在此矣即見
內侍捧前所進第一第一帙在前某即前奏曰臣所
纂輯之書出於愚陋之見奚足上裨聖學兼初志
止欲備燕閒之覽今乃仰蒙獻旨令臣進讀此千
載一時之榮遇再拜祇謝畢展卷進讀讀畢奏曰臣
之此序成於紹定二年所謂埃時而獻者蓋待陛下
下親政而後獻者若權臣尚在陛下未親大政雖
欲進獻必無由徹乙夜之覽乃今何幸得備進讀命

坐賜茶畢 上曰外路會價尚未能登皆是監司郡
守不留意某對曰會價所以不登固緣監司郡守不
留意然其間亦有留意者大率常物之情少則貴多
則賤自故相在時所造多了今又邊事方動未能減
印造之數所出太多故賤嘉定年間換易新會臣親
見本末其初緣都司非人用以二舊換一新之說入
情疑惑不行廟堂念之遂用嚴刑峻法犯者百姓至
於徒流估籍官員至於追勒貶斥終無效驗數年之
後 朝廷獻於稱提始行其所無事却一歲增於一
歲至庚寅辛卯年間外方或六百文足少亦不下五

百五六十文足以此見嚴刑峻法初無所益 臣方欲
具劄子乞 朝廷專委版曹一二員討論利害而推
行之大抵必須少減印造臣亦有小策欲獻廟堂不
敢以瀆 聖聽是或有以嚴刑峻法為言者切不可
施行幸 陛下不垂念上欣然聽納
是日進讀大學章句畢係初進讀合再拜叙謝
上曰自此望鄉啓迪毋或有隱賜茶畢 上曰虜
使來議和聞外間議論紛紛奏曰臣却不聞外
間議論但自古兵交使在其間縱使虜人已犯邊
若有使來猶當禮接况未嘗犯我乎或謂欲卻而

絕之或謂宜拘留勿遣此皆不可行但當以禮遣之萬一露欲和之意切不可輕信蓋金人昨以和誤我後不虜人又祖其故智以誤金人今日雖不可且其善意亦不可墮其姦謀邊面之備一事不可闕略一日不可稽緩惟陛下深留聖念上天謂彼欲來朝見如何某問彼有國書否上曰無之某曰如無國書何名引見要之只合就鎮江發遣必不得已都堂接見可也

講筵進讀手記

十九日進讀大學章句至明德章天之所以與我而

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因思前次說明德是兼心與性說尚未分曉遂引程易傳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此明德正是說性不曰性而曰明德者蓋明處是心明底是性心是虛靈底物看得許多道理在其中光明照澈故曰明德讀卷子到陛下將湯武之語及古八自誓之詞書而揭之左右奏云昔哲宗好寫唐人詩句范祖禹在講筵將尚書論語孝經撮其要語二十餘條請哲宗於親御翰墨之際書之以代詩句蓋聖人之言句句有益非若詩句之無益也臣今日所陳亦祖禹之意是日上領納又奏邊事已見端平

西議申
聖學

講筵手記

二十六日進讀止至善傳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因舉朱文公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且如行
都在此自南來者必止此方是止處若只到衢婺固
未是常止之地若到此又越而之它亦不是得所止
自它處來亦然又讀至君仁臣敬處再舉十四日語
以奏又讀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
其餘奏云朱其此二語乃是發聖人言外之意蓋理
之淺近者易見而精微者難知若於義理只見得

膚徃徃便以未善為已善小善為大善惟是窮究到
精微處方知三分之善只是三分七分之善只是七
分不至以下為高以淺為深此學者所以貴於致知
也推類云云以五者六倫言之此只說君臣父子
朋友而已若夫婦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又
推之萬事萬物莫不有當止處如坐如尸坐之所止
也立如齊立之所止也視思明視之所止也聽思聰
聽之所止也白餘亦莫不然又讀至切磋琢磨處奏
云仁敬慈信是言當知止至此方是說下工夫處
大抵聖賢之學只有兩端窮理脩身而已如此篇所

謂格物致知是窮理也誠意正心是脩身也顏淵曰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脩身也聖門只是此兩項功夫
又讀章句云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
之功奏云如 陛下曰御經筵與儒者講論經史此
所謂講習討論也若只說過便了何益於事須是退
而省察吾之言行有無未善吾之過失有無當改其
合克去此即孔子所謂克己也學與自修二事相為
表裏不學問固不能自修學問了又不可不自修又
讀章句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奏云朱某釋經一語
不妄下凡製物為器須切磋成形質了方可琢磨若

未切磋如何琢磨此所謂治之有緒也既切磋了若
不琢磨如何得他精細潤澤此所謂益致其精也講
學脩身亦然又讀所進故事至論虜人多詐處曰言
辭之甘藏鋒刃於飴蜜也禮貌之尊設機穽於康莊
也歛其志之去鷲鳥將擊之形也委地弗爭芳餌致魚
之術也既略說其義又 陛下讀過曰頭 陛下毋忘此
語 上曰此語極是賜 茶畢 上問虜人議和未可
輕信奏曰臣適嘗言之矣李侍御奏臣得楊恢書云
臣在虜聞虜酋元不曉 和字只是要人殺拜而其臣
不曉殺拜之語改為 講和其說頗詳 上然之奏

言其目也... 兵已... 取... 然都去攻息方急... 亦... 所謂誓鳥將擊之... 亦... 亦...

講進進實手記

初八日進讀大學章句至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奏云人之為人受天地正氣以生故其心虛靈不昧其於義理自然有知如孟子所謂不慮而作者良知也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父也

即良知也所謂本然之知也然雖有此良知若不致事物上推求義理到極至處亦無緣得知得盡且如事親雖知當孝若不曾於孝上細細推求未免以末節細故為孝子真問孝子曰... 酒食先生... 曾是以為孝乎若論父兄有事子弟能代其勞有酒與食元以奉父兄豈不是孝然只是孝之末子夏復以此為孝亦非是知孝至賴其能問故聖人教之進上一等... 子夏之處說未是... 之極大抵天下之... 一會上又有一層所以聖

人曰物格曰知之皆是其窮極至處上曰極是
又讀卷子至晉注談梁竺空慶因秦陳人君須理會
著實道理不要談空說妙上曰極是又讀到臣所
進行義以明道術辨人審治體察民情為格物致
知之要本末粗備以卷以稍多未即進讀願陛下
萬機之餘早賜覽觀則窮理之學將大有所進
上曰此書朕時時自觀是日讀卷子用兵之舉只為
見得一邊道理遂輕易為之又讀漢成帝荒淫一節
勇陳之間語頗峻切仰瞻玉色略無少忤

講筵進讀手記

十六日進讀大學忿憤章引朱文公曰此四者只要在無中發出不要先有在心下上曰如此須如槁木死灰始得奏云不然中庸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四者只要發得中節如何無得且如大舜見象喜亦喜是聖人不能無喜也文王一怒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安天下之民是聖人不能無怒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是聖人不能無憂也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聖人不能無樂只要因物而發不可先有此橫在胸中如陛下今則未應物之時其心湛然少間

與物相接事之當喜者須喜事之當怒者須怒但當
喜怒之時便須自省此盡是發於義理邪發於私欲
邪若發於義理儘不妨發於私欲則不可入之情易
發難制者惟怒為甚惟能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
則知外物之不足厭矣此言最善若都要無此四者
如槁木死灰然則此心遂為無用之物此乃釋氏之
學若吾道則有體有用寂然不動者體也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者用也體用兼全所以無弊釋老欲委其
心於無用所以應世不得 上深以為然喜見玉色
又讀卷子論衛莊公唐明皇事隨文解說畢又再提

定曰衛莊公疎賢配而親嬖人唐明皇遠正后而昵
讎妃卒召禍亂今日必無此事然願 陛下深以二
君為鑑 上亦無忤色 長而思之合對云此心當如
君為鑑 上亦無忤色 則鑑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
之偶不賜茶畢 上問有所聞否奏臣無所聞因言及
財用窘匱奏云今日當此空匱之極別無方法只有
樽節一事可行臣方欲具奏倘吏部郎中兼左司鄭
寅輪對已及凡其言甚當願 陛下論大臣速如所
請施行 上然之李左史亦開陳頗詳併及覈軍籍
虛額事奏云前日李鳴復亦曾及此 陛下已諾之
矣臣謂宜先令諸將自以虛額來上却委總領或它

司審覆則諸將不敢為欺又舉孝宗褒邵宏淵因上
虛籍權為觀察使事奏云頃如此施行則彼有所慕
臣已嘗以此白宰相矣若果行之一則有實備一則
省虛費 上又云近來既不出兵省得生券一項費
用奏云生券一項所費甚多今不出兵所省不少又
再及樽節事奏云若欲樽節費用須 陛下力行節
儉以為群臣之倡 上謂然因讀衍義中庸九經章
奏云近見李臺初對劄子論此章因及時事大有所
補 陛下必嘗及復觀之 上曰朕亦嘗及復又至
朱文公章句若親而賢則固寘之大臣之位矣因及

趙丞相 汝愚 本末曰本朝宗室未有如 汝愚 比者故
可居宗室所不可居之位及力贊配食之議

講筵進讀手記

十八日進讀大學治國在齊其家章至若保赤子心
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奏
云赤子雖未能言然飢飽寒暖之類其情可測而知
為之母者以已心真實求之雖有不中亦不相遠國
人之情固未易盡知然一人之情即千萬人之情以
治家之道推之治國其理一耳非先治家後却旋去
學治國也故曰 云 又讀至卷于此心當如明鑑止

水不可如槁木死灰奏云臣遠舉似此語與李大同
大同以為下不可字不得蓋此心自是活物如何把
做槁木死灰終不能使之如此此語其有理非臣所
及乞陛下垂問大同令詳言之上顧李令說李
遂云某又奏釋氏有死心之說心是活物如何可
死又如釋老不拜君父兄離絕人倫然其在寺觀中
依舊有主首有副貳有所謂師兄師弟何嘗絕得人
倫吾道中所謂君臣父子是真實有之彼却是假合
底以此見得聖人之教是循天理之自然釋老是以
人為強軋使然李復云讀至具衆理應萬事處奏

云人之一心至虛至靈至微至妙經緯天地裁成輔
相皆自此出以為槁木死灰可乎上意喜甚玉齒
粲然又讀卷子衍義九經處已錄在賜茶畢李正言
論時雪不降由豫常燠若某因奏周衰無寒歲秦末
無燠年周之先王以仁治天下後世浸失之舒緩天
以常燠應之秦以急刻為政天以常寒應之刻急固
不可舒緩亦不可中庸至聖章既曰寬裕溫柔足以
有容也必曰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二者皆不可偏
陛下非無剛斷者如更化之初逐二小人治二賊吏
臣時猶在泉南聳聞聖斷一時士大夫莫不震肅貪

卸之風幾於盡掃自頃以來乃似姑息巨姦宿賊悉
逃憲綱上下勸望無所畏憚州縣之吏貪暴如初民
無告愬惟其政令不行紀綱不肅所以上天仁愛示
以常燠之罰易言立天之誦陰與陽使天有陽而無
陰則能生物而不能成物何以為造化地之柔剛人
之仁義皆不可偏頤 陛下深體大易之義仁之與
義務在兼行不使一闕庶可仰承天意 上然之

講筵進讀手記

二十七日進讀大學繫矩章卷子至此年以來元元
聖一老叟一段奏云臣猶記 紹熙年間所在公訟

克裕民物熙熙迨 慶元間漸不如紹熙矣頃年以
來民人愁歎盜賊蜂起皆由權臣大門賄賂之門為
監司郡守者極意培克以克苞苴於是民窮至骨為
將帥者亦極意培克以克苞苴於是兵窮至骨矣所
以兵民胥怨喜亂樂禍之心人人同之更化以來雖
已禁止苞苴然軍民愁歎如故此無它由未嘗選良
吏擇良將以任撫字之責州縣之官貪鄙如故故也
頤 陛下俯畱 聖念幸甚

講筵進讀手記

十二月十三日進讀大學卷子論秦誓一个臣云

因引蘓軾說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
 上喜曰此兩句說得好讀畢賜茶 上問曰魯見丞
 相劄子否奏云臣未之見不知論何事 上曰論虜
 使朝見事奏云臣雖未見劄子昨同李臺詣相府見
 丞相言見將韓使朝見禮節委左司鄭寅斟酌省去
 可省者用其可用者其區處似已穩當又奏朝見用
 何禮 上曰臨軒奏云臣昨聞余鑄言欲用臨軒之
 禮臣不勝其喜嘗囑鑄白廟堂勿改前說既而見丞
 相却有所疑今仍是臨軒極當 上曰近方檢得乾
 道某年引見蕭鷓巴例奏云既有故事尤善 上問

徐僑以為不當引見如何奏云徐僑老儒惓惓憂國
 彼蓋據所見而言初無他意大抵 朝廷行事最不
 可惡人異論如有此意則後來有事無人敢言遂成
 緘默之風利害非細據臣愚見見與不見皆未其利
 害但和議決不可恃臣欲 陛下親御宸翰諭三邊
 制帥大畧言韓使之來不容不以禮接邊臣切不可
 恃此緩於修備 上曰丞相欲作書與諸處又奏丞
 相自作書更得宸翰丁寧尤善漢光武手書賜方國
 皆一禮十行細書成文古之英主大抵如此本朝
 神宗留意邊事每夜御灯火作書以賜邊臣故陳師

道之詩曰夜書細字吞邊臣萬里風煙入長筭但味
 此語可見精明英偉氣象 上曰然臣向歷數郡又
 漕江東如建康如洪如潭如福皆有 孝宗親筆石
 刻或問麥禾次第或問曾無雨雪或問街市有無遺
 棄嬰兒 孝宗一念只在生靈故勤勤訪問臣頭
 陛下視以為法 上首肯退至中塗有講筵吏稱有
 御封文字下本所陳尚書已拆看訖請過國史院與
 衆官商量及取觀乃鄭丞相劄子論韃人朝見且詆
 言者之非諸官既集乃議具奏云今月十三日蒙
 御寶付下右丞相鄭某劄子論韃使朝見事臣等竊

惟韃之情偽雖未可知彼既奉幣來朝 漕筵之
 未為過但邊備自此愈當嚴飭丞相篇末已極詳盡
 願 陛下加意力行庶幾有備無患寫畢徐常卿僑
 不肯書名遂於末添云內徐僑已見近已別具奏陳

講筵進讀手記

乙未正月廿二日讀大學衍義人心道心畢 上問
 前輩言當理即是中如何奏云事到適當處無過不
 及即是中聖訓得之矣又讀已見劄子畢欲退 上
 曰且坐奏云經筵之禮無橫絕蓋奏事在御座東坐
 又在西故也 上曰不妨奏云適讀劄子蒙 聖諭

嘉獎容臣拜謝遂降階謝由西階上就坐 上曰近
觀卿所上論壽劄子可見愛君之心與張九齡進千
秋金鏡錄同意又問近日朝廷事體如何奏云近日
事體與未親政前大段不侔但人臣之義以責難為
貴不以贊美為忠必如臣所奏凡事真實力行乃可
上曰然又問士大夫少肯任責者奏曰臣下任責者
固少亦是不曾分委之以事若隨其材之長如善治
財賦者委以財賦善治刑獄委以刑獄雖欲不任其
責有所不可得臣劄子中已言之願 陛下詳酌施
行又問亦有稱職者否奏百官中亦儘有稱職者如

詞臣惟臣衰退不足道若趙汝談洪咨夔吳沫皆稱
職又如臺諫亦多稱職又問近使接待使人事處得
如何聞大臣曾與卿議之奏云此番待遇使人區處
似已適中所委鄭寅文獻故家多識典故其所裁酌
頗得其宜臣亦蒙朝堂不鄙俾陪末議不敢不盡其
愚區區之見三楫之言斷不可輕信歲幣亦未可輕
予 上云卿真心體國朕所嘉歎又曰大臣欲煩卿
典領文闈一新宿弊為朕收取實材奏云臣未學不
足當此然既蒙 陛下使令不敢不盡心為 朝廷
網羅實學之士 上又言科舉之弊極矣如傳義挾

書之類不可不單又宣諭云致君澤民卿之素志俟
典舉畢當大用卿是日欲退而留者三既歸私居良
久有講筵使臣張文用者到門云御帶王其得旨
卿所論張九齡事甚契朕心今以御書九齡進千秋
金鏡錄事一軸賜卿遂具劄子謝次日上謝表

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九

翰林詞草

大禮御札赦文

郊祀大禮 御札

勅内外文武臣寮等朕奄宅庶邦于今七閏念宗社
續承之重若涉深淵雖宮庭蠖濩之微如對上帝矧
當禋祀尤極嚴恭鄉更中外之多虞益顯高明之垂
右銷旱蝗之孽浸格豐年洗戈甲之腥溢為和氣既
訖小康之效盍崇大報之儀况嘗游饗於堂筵茲用
恪修於郊類方將推筴而迎日至又且奉瑄而見雲

陽為百姓以祈敢云專鄉來諸侯之助其罔弗欽爰
戒先期亶孚群聽朕以今年十一月二十日謁款于
南郊咨爾攸司各揚乃職相予肆祀毋或不恭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郊祀大禮赦文

朕以眇躬嗣承先烈今寧王遺我大寶茲持守之甚
艱而上帝監于四方實照臨之有赫居懷兢業罔敢
荒寧自更化之惟新益厲精而加勉一日必謹五年
于茲幸昭受于天休獲鞏安於國步昔羽檄交馳之
地今惟玉帛之往來昔粒食垂罄之民今有京坻之

充積豈繫涼德憂底小康亟詔有司稱秩元祀故嘉
薦屢修於重屋而得儀久曠於崇丘茲惟其時祇率
舊典奉幣而款真宇灌圭而朝太宮合祛兩儀升侑
二祖樂備圜鍾之奏詩歌成命之章象質素於陶匏
罷周張於黼黻蓋極天下之物不足報功惟盡內心
之誠庶幾克饗有祝史正辭之告無祠官祈福之私
高靈顧歆協氣充塞飛靈六出既先事以應期麗日
重光復弭旬而開霽雖迄熙成之禮愈勤祇栗之思
緬懷 慶曆之郊禋恭味 仁皇之諭旨除降祥之
地而懼采切席已安之勢而念益深大哉聖謨實為

可法矧如菲質敢替此心屬當外內無患之餘尤軫夙夜畏威之戒欽念求端而從事莫如尚德以緩刑其誕布於恩綸庶均霑於帝祉於戲天生民不能獨治故付予統理之權后非衆罔與守邦宜加乃困窮之患惟內之群工庶尹若外之方國元侯共體好生之仁俱懷極溺之念推德意以達于下諏疾苦以告于朝俾萬物各遂其宜微一夫弗被其澤庶膺眷佑同享丕平

制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興郡開

國公錢象祖特授以保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麻制

國家之慶莫盛於建儲人主之恩尤先於篤舊維朕元子誕膺典策之華念我宗臣嘗叅師傅之重厥有明命告于群工具官錢象祖器度宏深材猷瓌碩坐重侯累將之裔有先王名臣之風其踐政涂非群議於兵釁驟開之日其登揆席翊萬幾於朕躬親攬之初功名赫奕以不居進退雍容而有裕粵予上嗣正位前星既主鬯之得人肆臨軒而錫命金石在虞協風揚從律之酥摺紳盈庭景曜煥重輪之瑞緬惟黃

閣致諧之老父宣青宮調護之勞獨興嘆于滯南諒
傾心於拱北其加茂渥以獎舊勲學士象四時仍延
恩之邃職孤卿位九棘陵亞保之巋班珍臺更使領
之嚴圭食衍邑封之寵於戲元良之正萬國夙嘉輔
導之功二公之弼一人更藉謀猷之益勿以甬身之
居外而忘臣職之效忠徃殫乃心祇若予訓可特授
皇伯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
使嗣秀王師揆可特授少保加食邑食實封制
王者建儲立貳所以繫萬國之心備物陳儀所以垂
百代之憲故齒胄行而國人化主鬯定而宗廟安既

鉅典之崇成宜湛恩之敷錫矧惟伯父夙號賢王其
頒制冊之公用聳廷紳之聽具官師揆器資宏裕業
履端醇逮事 阜陵恩隆猶子之愛受知 光考誼
均同氣之親而能恪守宮庭動循矩度賜履襲秀園
之舊辨儀叅宰路之崇德盛而禮稱恭位高而志愈
約朕若稽古訓豫建元良酌有唐太極之舊規遵
至道朝元之故事碩瞻群彥紛鷓鷩以充庭有偉宗
英儼貂蟬而在列爰加命數以侈榮懷仍卽制於元
戎峻等威於亞保以光外朝九棘之位以煥宗正二
星之躔申衍豐租具昭殊眷於戲三孤之重百辟所

瞻弘化弼予雖少異周王建官之舊制節謹度當毋
忘宣尼守貴之言於昭令猷欽對嘉命可特授

皇叔祖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王不
儔可特授檢校少保加食邑食實封制

建儲所以尊宗廟蓋圖千載之安睦族所以厚人倫
期底萬邦之協朕鑒觀往訓冊命元良既典章文物
之一新斯天地神人之咸悅厥有大賚宜先近親其
敷渙恩用穆師聽具官不儔令猷淵遠雅量冲和早
晞沛輔之賢矜嚴有度晚慕辟疆之節清靜自娛以
真王紹服於濮園以大將擁旄於雲水振振信厚歸

承平公姓之風抑抑威儀蔚昭代老成之望比正前
星之位聿彰滂霑之符毓明德而居少陽丕隆國本
鋪鴻藻而伸景鑠誕舉邦彛有偉奇英與陪盛禮爰
因繼體之義思廣篤親之仁絺冕篆車俾收泰於寅
亮珍臺閒館仍自適於燕頤增紆真奮併昭茂渥於
戲大宗維翰朕致本支之強三孤弼予再尚期名
實之稱惟不忘居寵思危之戒斯無媿以德詔爵之
公光昭前聞永有終譽可特授

史弼授正奉大夫依前起復右丞相奉化
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

天下之本在元良左右得賢則萬邦正人主之職論
一相經綸有道則百度修朕蚤建皇儲迄成彝典迺
眷股肱之弼風殫羽翼之深功其敷渙恩以詔群辟
具官史弭遠寬閑而鎮栗剛大而粹夷有尊主庇民
之誠足以衛王室有忘身殉國之節可以通神明自
持橐於甘泉即橫經於資善琢磨令範斧藻大猷掃
浮雲而開泰清再康天步導前星而貳宸極益固邦
基乃登籌帷乃穆台宰進則謀謨黃閣以燮諧萬化
之元退則陪輔青宮以講明三善之益展也宗臣之
望凜乎先正之風屬載考於上儀當亟褒於中茲

深體國固無懷寵利之心實或忘勞何以示賢能之
勸用晉文階之峻申陪并賦之優於戲日重光而月
重輪既丕昭於令德河如帶而山如礪方首序於元
功惟君臣相得之甚艱而事業當圖於不朽勉摠閔
韞庸副殊知可特授

楊次山特授少保進封永陽郡王加食邑食實
封制

朕蚤建儲闡聿脩冊禮黃麾設伏眡元會之盛儀鱗
篋充庭奏明安之雅樂班行悚動朝野歡康既闕宗
祏之休宜錫后家之澤維親賢之莫二肆命數之兼

崇揚于大廷告舜多士具官楊次山著明而肅艾簡
靜而裕和早奮右庠旁貫九沅之蘊奧晚臨左戚蔚
為四姓之儀刑自膺齋旌繡袞之華又遂開館珍臺
之佚位叅將相行無改于布常名在族姍身弗留於
輦轂得遠執避權之體有闔門養重之風惟朕躬親
攬於政機碩后德實多於內助比宣黜明繼照之象
尤資坤載順承之功典策告成邦家切慶若時懿屬
可限彛章其登外朝位棘之尊仍疏王社苴茅之貴
指洞庭之野麾幟不移畫滌水之陽封疆特大置為
異渥爰掩前聞於戲若古訓言佐祿匪期於驕侈惟

天明畏謙盈隨示於益虧爾其守樊侯謹約之規晞
實君退遜之節勉有忠荃思保寵榮庶無後艱亦有
終譽可特授少保進封永陽郡王依前兵陽軍節度
使充萬壽觀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仍令
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奏劄子

臣恭親 陛下以東宮冊禮告成明詔疏恩戚里之
賢寵數優隆加以王爵稽諸典故所未前聞然其老
成靜重公論素所推予身為外屬而避遠權勢不居
京師治家教子風聲凜然誠近世戚畹之所未有意

其賢德夙簡聖心故因鉅典之誠特示寵擢臣承命
草制亦能推明陛下所為褒表之意播告中外矣
然臣伏觀古今載籍之傳莫不以恩寵太盛為外家
之深戒漢世賢戚無出樊宏陰興右者宏之言曰富
貴盈溢未有能終天道惡滿好謙前代貴戚皆明戒
也興亦有云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富貴有極人當知
止夸奢益為觀聽所譏惟二人者其所操持若是故
其子孫昌熾世有令聞為史冊之光臣愚竊謂二人
之言蓋陛下所當知而戚里所當鑒也夫倚伏無
常古今所畏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不可不深圖不可

不豫慮伏惟陛下清燕之間省觀樊陰之所由得
追跡梁竇之所由失常思所以安全外族俾蒙謙靖
之福而不蹈滿盈之咎斯誠宗廟社稷無疆之休臣
以非材承乏詞禁官雖甚卑其職則有唐供奉之舊
故敢因事陳愚妄希李絳白居易之萬一惟陛下
裁赦臣不勝大幸謹具劄子陳奏以聞伏乞睿照
史弭遠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
太子少師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夙興眡朝夕惕念治攬萬機而兢業若涉春
冰倚一相以經綸用作霖雨頃以安危之寄起于艱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疾之中素冠纓纓既畢禮經之制赤烏几几庸新宰
跽之瞻播告大廷咸聽朕命具官史弭遠清明而在
重宏毅而粹溫勩相我家世侈旂常之載端誠於國
心逾金石之堅當群枉之橫沅伏孤忠而首奮不為
禍福之慮獨傲社稷之言掃袂第於太微乾端澄肅
正少陽於貳極震器尊安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功
第一方圖夾輔遽服私憂蔽自予衷式從權制而能
以勤勞熙帝載以寬靖鎮物情有推賢引類之風有
拆衝銷萌之畧雖閔騫至孝歆畢三年之哀而元於
善謀豈容一日之去矧更吉制宜舉徽章論道巖所

無摠樞機之要從游儲禁允資模範之良以并賦則
加多以文階則加峻維國舊典匪予汝私於戲天難
謐斯詎敢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盍共圖既庶
既富之功朕方愛日以有為再尚輔予之不逮四事
未施則周公坐而待旦一夫弗獲則伊尹視如內溝
勉行所知無媿前哲

夏震特授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進封
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太微南宮上將拱端門之位羽林北落衆星聯
壘壁之光朕仰觀乾象之文近飭師兵之衛惟予圻

父捍我皇家其頌贊書以踈群聽武康軍承宣使殿
前副都指揮使舞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食實封
一百戶夏震性資撲重風槩沈雄早振迹於顏行晚
策勲於盟府執戈衛社闕如貔虎之威伏鉞奮忠迅
若鷹鷂之擊心惟享上誼不辭難遂亞中推遂司番
務扈徼道千廬之邃肅穆無聲領屯營萬騎之嚴訓
齊有紀疇其多績錫以褒章建蜀道之戎麾正巖除
之使領豈云假寵予以勸忠於戲若時將帥之臣蓋
無越六旄之貴維我 祖宗之世率以旌百戰之多
甬其思恩遇之難隣惜功名之易老惟庶可以飽上

惟公可以服人往其欽哉勿替朕訓可特授武信軍
節度使進封舞陽縣開國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主者施行

夏震除太尉依前武信軍節度使致仕進封武
陽罷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授齋壇之鉞方渙號之誕敷挂神武之冠勿需
章之亟上若時虓將厥有駿功茲祈解於殿巖肆進
登於尉府敷我明命告于治朝武信軍節度使殿前
都指揮使舞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食實封三百
戶夏震少以勇聞晚由忠顯頃屬攬權之始與聞去

惡之謀以號令一衆心若周勃入北軍之日以感慨
圖王事若多祚領羽林之時繇列校而秉中權自庶
車而陞番務久總疑嚴之護甫顯節制之雄而受寵
若驚以疾來諗念將冀呂蒙之愈莫如聽李靖之歸
庶休精神以便藥石佩秦官之印綬式獎甫勞建漢
將之鼓旗俾仍其舊昨之侯爵豐厥圭畬於戲垂車
而傳子孫雖已後於閒遼闔門而養威重猶可備於
諮謀尚勉衛生毋忘報國可除太尉依前武信軍節
度使致仕進封舞陽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
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皇伯師垂特授少保依前定江軍節度使致仕
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令所司擇日備
禮冊舍制

門下朕倚重天支參扶國棟言念 阜陵之近屬存
者幾人有嘉秀邱之象賢蔚其未老方賴維城之助
遽騰謝事之章告于大廷敷我明命具官師垂器資
閱裕德宇靚深憑宗廟之休光襲父師之餘訓建旄
開府富貴無矜麥之心鳴王會朝進止有安詳之度
比典司於屬籍旋燕佚於祠庭載渴儀刑每厘朝夕
龍旂孤鬪尚庶幾伯父之來乘馬踞車其敢忘君子

之錫胡云抗牘亟請挂冠所期爾壽而爾昌詎意斯人而斯疾重違其志姑遂厥私宜陞亞保之班併衍多田之賦於戲若時同姓實衛我家雖公族枝葉之蔓蕃有光前古而老成典刑之日遠良惻朕心尚體眷懷勉綏福履可

吳瓌特授少師致仕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聞仁莫大於篤親義莫先於貴齒惟有周任妣之德終古難忘願中興陰馬之家舊人無幾獨餘一老父列三孤遽謝事以言歸為披章而太息敷時顯冊告再庶工具官吳瓌逮事 高皇馮休 憲聖

以位則絕九卿之席以屬則先四姓之侯而能敬恭自持終始弗懈遐遜如廣國未嘗以貴而驕人畏謹若樊宏但欲守謙而全已維 太皇之盛烈有大造于我家慈惠宅心端毋儀於四世從容定策贊內擅於 三朝追懷保佑之功莫伸覆載之報幸爾身之未耄猶朕志之少寬迺以疾聞難於詔奪其疏茂渥俾亞維師元戎秉鉞之雄上公賜履之重悉仍舊服申錫新畬於戲老成國之著龜懿戚予之肺腑今其往矣寧不盡然尚保垂車之榮未忘授几之寵可特授少師依前招化軍節度使華國公致仕加食邑七

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史丞相回授加恩進封永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三代之教太子必惟端士之求五等以命諸侯無越上公之重矐予昂輔又翊震宮若時祖宗訓謨之書允賴朝夕講論之力既聿新於令德宜優答於元功胙土分封揚庭置衆具官史稱遠直方以大明哲而忠昔保衡作我先王丕昭永世之烈而伊陟格于上帝克篤前人之休自入侍於甘泉即從游於

賢善收威柄而尊王室密贊至謀建儲貳以重宗祧獨陳大議暨秉鈞樞之任益殫羽翼之誠謂將開迪於英猷莫若叅稽於成憲繇藝祖而至真廟源流一道之相承自治體以及邊防渾噩百篇之具在肆因誦說時寓箴規俾元良有得于中猶列聖實臨其上屬周厥帙爰獎爾勞廼屢形考父之恭期必遂范宣之遜勉馳階品僅衍賦輿踵先正賜履之邦示奕葉傳龜之寵若太公於齊姬公於魯有周以表殊勳而呂氏之申韓氏之儀我宋以為盛事載敘新渥增煥舊聞於戲父子登庸既萃一門之美君臣相

救當圖千歲之安朕方惟保國之孔艱卿亦念承家
之匪易尚懋播菑之業永堅帶礪之盟

希懌特授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

制

朕遵 列聖之撫厚同姓之禮雖雍容朝謁未嘗責
以事功而焜耀寵名或兼榮於將相矧予灑後時乃
宗英其分陝有召公之風其治魯有伯禽之政遽茲
告老寧不疚懷明敷贊書丕聳群聽具官趙希懌出
藝祖神明之胄擢 阜陵俊造之科行若不勝其衣
而有任重之器言若弗出諸口而優經世之材以瑤

源鬻籍之親守圭竇矚儒之行自縮楚東之印迨持
江右之麾悃福無華慕漢京之循吏清靜自定師蓋
公之至言比奏最於全吳俾偃藩於姑孰庶幾坐嘯
之樂可忘卧理之勞廼貢誠忱願從閒燕進班奎殿
賦祿珍臺曾詔墨之未乾已囊封之狎至覽觀太息
訓諭莫回所期甬壽而甬城詎意斯人而斯疾其膺
元戎十乘之拜併眦上公九命之儀以賁菟裘之歸
以昭麟趾之寵於戲維今人才難得之日有若公族
間出之賢非獨填撫侯邦賴翰垣之重抑亦夾輔王
室倚枝幹之彊願中道以退休拊予衷而增慨尚其

冲齋對此褒庸可特授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進封天水郡開國侯

建武軍節度使充鄂州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

制王喜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躬展南郊之盛禮瞻懷西土之功臣雖軍國異容莫與執籙之列而戎祀大事盍均授服之恩渙是明倫孚于衆聽具官王喜性資粟銳風槩沈雄窺玉帳之奇蚤研窮於机畧扼銅梁之阻晚震愴於威名誠存金石之堅功耀旂常之載久摠戎於順政旋易戍於武昌紀律精明足以厲三軍之氣笑談整

居然折千里之衝屬予拜况於中壇念汝宣勞於外間用荒采邑俾洽神釐於戲朕敬於事天甯當視以為尊君之法朕仁於惠下甯當推以為撫士之方益懋勲庸永綏福祿可

隨龍保成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譙令雍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諏曲臺之文展園丘之祀敢言菲德足膺皇皇后帝之歆獲迄曠儀實賴肅肅辟公之相迺睠龍潛之舊厥有駿奔之勞其敷詔恩以洽邦慶具官譙令雍温恭而有恪博譽而好修自我 先皇俾從游

於朱邸迨予初載又司謁於彤闈當眷知未憇之時
抗庶靖無求之節齋壇煥寵恍閱周星祠官清心澹
如一日視執權若將晚已處富貴不以驕人屬祗薦
於明裡俾肅陪於嚴衛念西鄰之禴祭受福既多豈
南陽之故人疏封可後其因舊履更放新畬以廣欽
柴之鑿以旌伐木之功於戲賜爵於廟王者之至公
事君如天人臣之明證往堅素履式對鴻休

皇叔師禹除檢校少傅制

門下朕蒐飭禮樂燮和神人惟國家更化以來未皇
大報賴天地降祥之應豐年三垂晏清七政明

清廷御齋輅廼升嘉壇侍祠數百人咸肅雍於漢疇
同姓五十國疇表倡於周盟有偉者英實忝薦獻其
盼贊冊以告昕廷具官師禹志行潔修性資凝粹黃
沅玉瓚挹之而有芬馨清廟朱絃澹然而諧律呂屏
驕倨貴游之習迪忠純厚德之風自擁駢旄久安珍
館雖疏北闕之朝謁每問東平之起居北躬太祐之
祠歷裸孝宗之室緬懷遺烈等覆載之難窮環顧
近親慨老成之無幾矧予茲祀嘉乃同寅其進眊於
孤卿併增陪於采邑上以體皇祖篤宗支之念下
以伸冲人尊叔父之心於戲受福而不敢康王者所

以承丕命居寵而弗自溢人臣所以永令名朕方堅
畏威時保之誠卿其懋作德日休之戒尚惟哲艾母
埃訓言可特授檢校少傅依前皇叔保康軍節度使
提舉佑神觀充秀安僖王園令蕪秀王位檢察尊長
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
施行

吳琰除檢校少保制

門下朕諏曲臺之儀肆園立之祀鳴鑾夙駕喜景氣
之曠暉奠璧宵昇仰月星之明概靈娛來格熙事備
成惟泰元尊既授漢皇之策賜伯舅昨宜均周室之

息其頌贊書以穆師聽具官吳琰馮休四姓際遇三
朝遠勢避樞蚤踐樊陰之躡頤神養素晚師黃老之
言飭躬期媿美於前修教子蔚為於時用比展宗祊
之謁永懷 祖后之慈瞻長信之宮尚存遺範訪渭
陽之里今鮮近親克有典刑維時耆艾屬歲祠於八
陛賴番衛於九重載嘉忠勤宜厚寵秩叅華孤棘之
貴衍食轅疇之豐匪徇予私蓋均帝祉於戲歌成命
之頌朕方勤夙夜以緝熙誦外戚之箴爾尚鑒古今
之成敗惟上下共繇斯誼則邦家永孚于休諒惟老
成毋埃訓告可特授檢校少保依前保信軍節度使

提舉佑神觀廣陵郡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皇伯師揆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食邑五千九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戶特授少師依前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擇日備禮冊命制

門下朕倚重天枝叅扶國棟念昔仁祖猷優荆邸之賢若時秦陵尤厚益王之禮蓋明德莫如睦族而貴老為其近親廼矐耆英宜加異數其敷典冊以諭臣工官師揆挺信厚之女蘊醇明之度風流紹

其世美標盟冠下宗盟爵為真王位列孤傳年高七袞德齒皆謂達尊身歷二朝恩禮莫之與比緬懷憲靖夙著忠純惟功在於我家故慶流於後嗣顧高陽之八子今僅幾人在建初之四王最為稱首念典刑之足尚豈命秩之可稽進貳師垣陪輸采邑於戲錫爾多福匪顯示於私恩屏余一人政有資於遺老尚綏眉壽式對龍光可

詔

淮東湖南江西三路盜賊作過除賊首合行收捕其餘脅從等人並從原貸許以自新各令復

業仍仰州縣多方賑卹詔

勅門下朕以眇身君臨方夏明有未燭德有未孚頃緣誤國之臣妄動開邊之釁科役煩重人不聊生旱蝗頻仍吏弗加卹使吾赤子多轉徙以無依而彼姦民因誘怵而為暴靖言致寇敢昧責躬近而承楚兩郡之間遠則江湖數邑之地生齒或遭其蹂躪屋廬或至於燬焚惕名興懷為之盱食今禁旅揚威而並進鄉豪戮力以爭先震疊無前蕩平有日言念脅從之衆豈皆好亂之氓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崑岡之火亦豈予心與其假息以偷生孰若轉禍而為福

在昔 乾道 淳熙之際有若李金陳峒之徒雖暫

結於蜂屯卒莫逃於鯨戮自有宇宙至于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想惟爾衆之習知豈待朕言而後諭今則宏開禁網誕布寬書推予不殺之仁畀爾更生之跖倘復舊業即為良民棄兵弩持鉤鉏苟知舍逆而效順問田疇卜居宅當俾去危而即安尚惟郡縣字人之官共宣朝廷惠下之澤亟除民瘼庸副朕心其楚州衡柳吉州南安軍等處盜賊作過除賊首合行收捕外其餘脅從等人如能解散歸投並從原貸各令復業許以自新仍仰州縣多方賑卹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科舉詔

勅門下朕惟我 祖宗張設科目以網羅天下之彥
旣臣碩輔多此涂出庶幾乎三代選舉之意朕以涼
菲獲承丕緒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非一時賢士大
夫乎故自踐阼以來凡數下賓興之詔思得英傑協
圖康功而前者妨臣崇飾私意淵源醇正之學斥之
為偽忠亮鯁切之言嫉之若仇繇是士氣鬱而弗伸
文體浸而不古肆朕更化之後息邪說以詎設行關
正路而徠忠規四海之士聞風興起既有日矣今茲

大比爾多士其各抒所韞試于有司賢書來上朕將
親策于廷以備器使詩不云乎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朕之激昂士類蓋與周之先王
同出一揆爾多士其可不勉自澡濯以副招徠之意
乎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但存
初本

答詔

賜太中大夫權戶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沈誥
辭免除戶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
允詔

勅具悉古者以大道生財以儒術富國故大司徒教職也而貢賦屬焉意深遠矣維今急務邦用最先然知取而不知予舍道而一于權則人無自存君孰與足故朕於地官之事非儒者不以付之卿學問深博為時聞人又踐計省為有成績肆予酌之師言命卿為真常伯豈直以是為卿寵哉損上益下之宜理財正辭之義卿蓋講之熟矣其益推行所學使君民兼裕以庶幾盡徹之意此朕所望於卿者顧何以辭為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

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達辭免除吏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維乃先正以直道謹言侍從我烈祖著在國史號為名臣顧朕不及見之矣風流未遠有子而賢學問淵源克守家法剛毅之氣擯抑不衰肆予更化之初命趣造朝之駕資其直清故使典朕禮倚其道誼故使輔吾兒然猶慊焉慮進用之未亟也若時文部繁爾世官其以家庭講貫之規施諸人物銓衡之際顧誠餘事焉用多辭所辭宜不允

賜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

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左庶子戴溪辭免

除太子詹事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深惟萬世之本莫重元良博選一時之英
俾司輔導若時詹省實亞賓筵必擇其人欲使聞仁
義道德之要必顯其職庶幾陪居處出入之親以卿
夙號鴻儒首參鶴禁綿歷歲時之久養成德性之尊
與其贊貳司戎尚其簿書之責孰若優游端尹日惟
經訓之陳用正厥名豈輕所付當勉承朕志慨慕前
修毋徒守於一謙庶益禪於三善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工部尚書何異乞守本官致

仕不允詔

勅具悉知止遺榮為臣之高致貪賢敬老有國之令
猷蔚以舊人儀于法從年雖耄艾居然視聽之未衰
職在論思非以筋力而為禮盖有三達尊之望初無
二宜去之訛况莫崇于八座之班而至簡者百工之
事縱令自佚何以過茲與其慷慨懷歸以行義教于
鄉里孰若優繇在列使名聲重于朝廷勉安厥官毋
拂予意所請宜不允

賜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夏震乞宮
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有衛社之忠整戎之畧擢從環列寄
以腹心番務之秩亞于節旄巖陞之權冠于宿衛待
遇之意可謂超軼故常矣卿將何以報朕哉惟恭勤
弗懈足以扞王家惟恩威並行足以齊師律則卿不
慚於居寵朕無媿于知人若夫慮忤物之招尤思引
年而就佚此人臣自全之計非古名將所以自期者
勉承眷倚毋復有云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兼知臨安府趙師異
乞異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膚敏之材通明之畧三踐常伯四尹神

臯維今同姓之英際遇寵榮未有出卿右者也固當
視國如家視民如身履盤錯而弗辭當怨誅而不懼
使邦幣無壅民食告克困窮有瘳愁歎寢息庶幾下
足以塞都人之望上足以寬當宁之憂朕之用卿意
實在此若乃規畫僅施而靡竟精神尚壯而懷歸政
當游刃方新之初遽謂疆弩垂盡之未於義未慝難
於勉從所請宜不允奏劄云以大耗之精神當益難
之事任云七強弩之勢既盡雖
穿縞有兩不能駑馬之力
已疲惟聞征則以為喜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
客雷孝友乞卑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古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一夫不被其澤若已納之溝中未聞以獨善為高輕去就為潔也卿與聞機政三載于今孳又服勤夙夜匪懈朕躬之所眷倚朝野之所觀瞻何嫌何疑廼求釋位書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今中外多故民物未康貨幣之源尚堙甲兵之問日至朕方喟然當食弗御茲豈大臣求去時辱其思同寅協恭助朕所以憂此者以疾來諗所未欲聞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乞許從罷免俾奉外祠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人主之用人非獨以榮其身大臣之事君亦將以行其志朕所為置卿於鼎鉉之貳屬卿以樞機之繁豈徒以高爵厚祿示眷寵之私蓋望其碩畫嘉謀裨經濟之用儻昧仰成之託輕懷勇退之高入其謂何朕復奚賴宜思君臣同體之誼毋徇明哲保身之圖期素學之盡施雖告歸其未晚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正議大夫守刑部尚書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兼吏部尚書曾暎辭免除吏部

尚書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有周冢宰之職三公兼之所以統百官均四海非它卿比也若稽古神祖倣定官制為一元灋天官常伯位叙尤高迄于元祐非執政舊臣不在茲選朕更新萬化于今三年真拜是官四人而已顧不重哉卿方嚴簡重有先正之風忠亮篤實為通臣之表間以大司寇兼筦銓衡鑒裁之公達于朕聽予維寵嘉之即命為真非卿誰可覽觀來奏殊異所聞謂方蘄去之堅懼有圖遷之謂夫引疾以旬閑卿志也登賢以自近朕心也卿欲必行其志獨不當

朕憐之之心乎亟其祗欽毋違朕命所辭宜不允

賜新除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元府克利州路安撫使四川制置大使安丙再上奏劄子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知興元府四川制置大使不

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有捐軀徇國之忠有戡難靖民之畧誠節昭著勳庸赫然久欲徇山甫之歸重弗借寇君之願故易宣威而開制閫仍秘殿而加大名所以益遠人之瞻重全蜀之體也夫功崇則賤厚勞大則報豐此有國常典而卿辭之至再何邪勉循已定之規

懋建無窮之利使邦人懷葛亮之愛而夷倍畏德楷
之威豈不韙哉所辭宜不允

賜楊州觀察使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
善下乞依舊在京官觀免奉朝請任便居住不

允詔

勅具悉朕惟治親治民之道一而已矣卿往司屬籍
既能使國之子弟知孝悌忠信之美今守藩輔獨不
能使麗之衆庶興禮義庶遜之風事民苟相安卧治
可也遽求間退非朕所期所請宜不允

賜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黃由辭免

除刑部尚書燕直學士院日下前來供職恩命

不允詔

勅具悉故舊弗遺所以厚風倍老成並用所以重朝
廷卿早冠倫魁有洋々仲舒之對曩事潛邸有閭々
天魚之風蓋 孝宗所擢以遺後人而 先考所知
以傳台德越在外服既多歷年問秦府之故僚靡忘
汪想本會稽之計最式佇來歸還登文陛之班蕪峻
玉堂之直惟心乎仁恕必能迪朕德之好生惟老於
詞章必能代予言而作命亟承茂渥來若嘉猷所辭
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樸倫乞仍
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商周之書其圖任必曰舊人御事必曰
耆壽下至秦穆悔過自誓亦知謀于黃髮則罔所愆
老成之士為國重輕其已久矣蓋閱歷多則舉措審
見聞博則策慮精德望孚則人心服朕虛懷前席以
致諸老意實在此卿醇深之學高視當世劉毅之節
自期古人而制行適於安和持心本於忠厚多士之
望歛然宗之高卧十年肯為朕起海內屬目欲覩所
為方資帷幄之籌遽動丘園之興豈朕尊禮耆哲有

未至歟不然何去之果也夫七十之致仕雖著于經
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卻臣鄰之請
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而况以志御氣則何戒得之
嫌以道應物則奚不能之懼勉行所學永底厥成所
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樸倫再上
奏劄子乞旋歸田里再挂衣冠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勅具悉朕惟老成之重中外所宗聲色不形觀聽自
服卿學醇行勁天下謂之正人心平氣和時論稱其

長者屬予更化之日起爾謝事之餘出入三年踐更
 二府雖弭縫輔贊初無可見之功而緝熙調娛自有
 不窮之益况昔者三賢之偕召而今焉一老之僅存
 殆上天畱以輔予俾斯世臻于極治倚毗方切去訖
 豈輕獨靈光巋然庶幾為魯國之鎮從赤松游耳難
 遽遂畱侯之心宜體至懷勿塵婁請所請宜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元奏云雖號參知了無裨補弭縫輔贊
 何所建明拜跪步趨率皆強勉十目所
 視一心靡寧矧同召之三人今惟
 存於隻影覩類在列歸夢無形

賜保康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鎮江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揚州軍州事充淮南東

路安撫使節制淮東軍馬畢再遇乞畀一在外
 宮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有折衝禦侮之材故畀卿以牧人御
 衆之任注懷既厚屬望豈輕迺者盜發所臨聲搖旁
 郡迄憑指縱屢以捷聞朕方操予奪之柄以馭臣明
 賞罰之公以示信爾庸既茂方且圖之何疑上章歆
 賦祠廩况今創殘未復愁歎尚殷還定撫摩責在師
 帥久勞念佚他人可也豈所期於將軍者哉所請宜
 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沈誥

乞還官政退老立園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文昌喉舌之司蓋以侍從論思為職以卿老成直諒擢在此官庶幾鯁論嘉言日裨予聽而無故告去其謂朝廷何夫年高任劇固非優賢閔勞之意然事有緩急義有輕重方時多虞用度百出雖吾二三執政之臣未免日親錢穀之問而卿遽求自佚可辱當毋愛一身之勞庶少寬百姓之急大義如此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官沈作賓乞昇外祠不允詔

勅具悉廼者地官以缺貳聞顧詹在廷弄印莫昇而獨起卿以家食擇材而任蓋不輕也卿既為朕來矣顧不能舒徐歲月以副朕責成之意可乎今公私遺急誠如來奏苟吾有司審盈虛知取予雖未能使國有九年之蓄猶可使民受一分之賜也諉曰不可為而釋位以求去是豈近臣體國之誼哉與其懲前事以自全不若勵新庸而圖報歸榮之請其止勿言所請宜不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九

西山文集卷之十六

然而其所以爲人者
 亦不過乎此而已
 然其所以爲人者
 亦不過乎此而已
 然其所以爲人者
 亦不過乎此而已

